

新 學 制  
高 級 中 學 國 語 讀 本  
近 人 白 話 文 選

吳 道 生 鄭 次 川 編 輯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校 訂

上 冊

任 先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022B

新 學 制

高 級 中 學 國 語 讀 本

吳道生 鄭次川 編輯  
王岫廬 朱經農 校訂

近 人 白 話 文 選

上 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近人白話文選目錄

## 一 評論類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易卜生主義

馬克思學說

勞動者解放運動與女子解放運動

的交點

從政治的運動向社會的運動

爲對日交涉警告國人

## 二 演講類

青年軍講義

人權與女權

胡適

陳獨秀

戴季陶

陳望道

葉楚傖

韓衍

梁啟超

美國的婦人

## 三 序傳類

新青年宣言

新生活

吳虞文錄序

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歐遊心影錄楔子

水滸新敘

火災序

許怡蓀傳

## 四 記述類

胡適

胡適

蔡元培

梁啟超

陳獨秀

顧頡剛

胡適

悼美前總統羅斯福

懷愛羅先珂君

遊日本雜感

到湖州後的感想

曼殊斐爾

### 五 書信類

寄吳又陵書

答汪長祿書

與顧頡剛書

致每週評論記者書

致章錫琛書

答王平陵書

每週評論

周作人

戴季陶

徐志摩

胡適

任鴻雋

王平陵

章錫琛

義兒

雲翳

夢

華嚴瀧下

牧羊少女

二漁父

歡樂的花園

鐵圈

不自然淘汰

黃昏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時光老人

街之歌者

葉紹鈞

冰心女士

隱廬女士

郭沫若

胡適譯

周作人譯

魯迅譯

胡愈之譯

### 六 小說類

## 七 短劇類

一個村正的婦人

人類底愛

## 八 詩類

一念

老鴉

平民學校校歌

樂觀

東京炮兵工廠同盟罷工

春水船

鳥

紫躑躅花之側

生機

胡適

周作人

俞平伯

陳衡哲

康白情

沈尹默

無聊

落葉

一個農夫

路

歧路

安慰

哀詞

使命

繁星

一三二

一三四

一五九

一一二

劉半儂

寒星

雙明

葉紹鈞

冰心女士

我願

窗外一瞥

海濱

末路

過伊家門外

流雲

一一三

園中

半淞園

司春的女神歌

落花

花影

新柳

汪靜之

宗白華

均吾

沫若

雪峯

修人

歸家

只願

不幸

漢華

章洪熙

## ● 評論類

###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胡適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一)

我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以來，已有一年多了。這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討論，居然受了許多很可使人樂觀的響應。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什麼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選派的文學哪，江西派的詩哪，夢窗派的詞哪，聊齋志異派的小說哪，——都沒有破壞的價值。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

我現在做這篇文章的宗旨，在於貢獻我對於建設新文學的意見。我且先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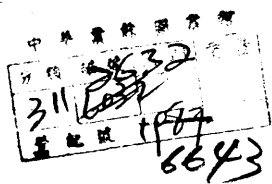
的八事引來做參考的資料：

-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 三，不用典。
- 四，不用套語爛調。
-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 七，不摹倣古人。
- 八，不避俗話俗字。

這是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從去年歸國以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

-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的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倣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這是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一筆表過，且說正文。

（二）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爲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爲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愛讀陶淵明的

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爲『活文學』呢？因為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菴、邱長春、吳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會說凡是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產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產出肉蒲團。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只能做幾篇『擬韓退之原道』或『擬陸士衡擬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

回的王冕傳，便可知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

爲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須把這感情譯爲幾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却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涓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却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傳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裏還有文學呢？即如那儒林外史裏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這都因爲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裏的王冕，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不能動人的死人。爲什麼呢？因爲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

## 語的文學。

### (三)

上節所說，是從文學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如今且說從國語一方面着想，國語的文學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說：『若要用國語做文學，總須先有國語。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呢？』我說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這話初聽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細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雖是很要緊，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這些白話文學的勢力，比什麼字典教科書都還大幾百倍。字典說『這』字該讀『魚彥反』，我們偏

讀他做『者個』的者字。字典說『麼』字是『細小』，我們偏把他用作『什麼』『那麼』的麼字。字典說『沒』字是『沉也』，『盡也』，我們偏用他做『無有』的無字解。字典說『的』字有許多意義，我們偏把他用來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爾，縱縱爾』的『爾』字……總而言之，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我們今日要想重新規定一種『標準國語』，還須先造無數國語的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儘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够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

我這種議論，並不是『嚮壁虛造』的。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成的。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門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我且舉幾條例為證：

1643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歐洲各國但有方言，沒有『國語』。歐洲最早的國語是意大利文。那時歐洲各國的人多用拉丁文著書通信。到了十四世紀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學家但丁（Dante）極力主張用意大利話來代拉丁文。他說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國俗話的優美。所以他自己的傑作『喜劇』，全用脫斯堪尼（Tus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話。這部『喜劇』風行一世，人都稱他做『神聖喜劇』。那『神聖喜劇』的白話，後來便成了意大利的標準國語。後來的文學家包卡嘉（Boccacio, 1313-1375）和洛倫查（Lorenzo de Medici）諸人，也都用白話作文學。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國語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國。英倫雖只是一個小島國，却有無數方言。現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還只是倫敦附近一帶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話』。當十四世紀時，各處的方言都有些人用來做書。後來到了十四世紀的末年，出了兩位大文學家，一個是趙叟（Chaucer, 1340-1400）一個是威克列夫（Wycliffe, 1320-1384）。趙叟做了許多詩歌散文，都用這中部土話。威克列夫把耶教的舊約新約也都譯成『中部土話』。有了這兩個人的文學，便把這『中部土話』變成英國的標準國語。後來到了十五世紀，印刷術輸進英國，所印的書多用這『中部土話』。國語的標準更確定了。到十六十七兩世

紀，蕭士比亞和『伊里沙白時代』的無數文學家，都用國語創造文學。從此以後，這一部分的『中部土話』不但成了英國的標準國語，幾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語了！

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國語，大都是這樣發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學的力量才能變成標準的國語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細說了。

意大利國語成立的歷史，最可供我們中國人的研究。爲什麼呢？因爲歐洲西部北部的新國，如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他們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遠了，所以他們漸漸的用國語著作文學，還不算稀奇。只有意大利是當年羅馬帝國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鄉；各處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話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國提倡用白話代漢文，有同樣的艱難。所以英法德各國語，一經文學發達以後，便不知不覺的成爲國語了。在意大利却不然。當時反對的人很多，所以那時的新文學家，一方面努力創造國語的文學，一方面還要做文章鼓吹何以當廢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話。有了這種有意的主張，（最有力的是但丁（Dante）和阿兒白狄（Alberti）兩個人。）又有了那些有價值的文學，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學的國語』。

我常問我自己道：『自從施耐菴以來，很有了些極風行的白話文學，何以中國至今還不會有一



種標準的國語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這一千年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胆的主張用白話爲中國的『文學的國語』。有時陸放翁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詩；有時柳耆卿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詞；有時朱晦庵高興了，便寫幾封白話信，做幾條白話札記；有時施耐菴吳敬梓高興了，便做一兩部白話的小說。這都是不知不覺的自然出產品，並非是有意的主張。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做白話的只管做白話，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白話文學從不會和那些『死文學』爭那『文學正宗』的位置。白話文學不成爲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會成爲標準國語。

我們今日提倡國語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國語成爲『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方有標準的國語。

(四)

上文所說，『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乃是我們的根本主張。如今且說要實行做到這個根本主張，應該怎樣進行。

我以爲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約有三部：(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前兩步是預備，第三步

是實行創造新文學。

(一)工具。古人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寫字的要筆好，殺豬的要刀快。我們要創造新文學，也須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我們有志造國語文學的人，應該趕緊籌備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預備的方法，約有兩種：

(甲)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例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宋儒語錄，白話信札；元人戲曲，明清傳奇的說白。唐宋的白話詩詞，也該選讀。

(乙)用白話作各種文學。我們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文作文；無論通信，做詩，譯書，做筆記，做報館文章，編學堂講義，替死人作墓誌，替活人上條陳……都該用白話來做。我們從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文作文，養成了一種文言文的習慣，所以雖是活人，只會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很勁，若不用點苦工夫，決不能使用白話圓轉如意。若單在新青年裏面做白話文字，此外還依舊做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決不能磨練成白話的文學家。

不但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應該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對白話文學的人，我也奉勸他們用白話來做文字。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若不能做白話文字，便不配反對白話文學。譬如那些不認得中國字

的中國人，若主張廢漢文，我一定罵他們不配開口。若是我的朋友錢玄同要主張廢漢文，我決不敢說他不配開口了。那些不會做白話文字的人來反對白話文學，便和那些不懂漢文的人要廢漢文，是一樣的荒謬。所以我勸他們多做些白話文字，多做些白話詩歌，試試白話是否有文學的價值。如果試了幾年，還覺得白話不如文言，那時再來攻擊我們，也還不遲。

還有一層。有些人說，「做白話很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這是因為中毒太深之過。受病深了，更宜趕緊醫治。否則真不可救了。其實做白話並不難。我有一個姪兒，今年才十五歲，一向在徽州不會出過門，今年他用白話寫信來，居然寫得極好。我們徽州話和官話差得很遠，我的姪兒不過看了一些白話小說，便會做白話文字了。這可見做白話並不是難事，不過人性懶惰的居多數，捨不得拋『高文典冊』的死文字罷了。

(二)方法。我以為中國近來文學所以這樣腐敗，大半雖由於沒有適用的『工具』，但是單有『工具』沒有方法，也還不能造新文學。做木匠的人，單有鋸鑿鑽鏢，沒有規矩師法，決不能造成木器。文學也是如此。若單靠白話便可造新文學，難道把鄭孝胥陳三立的詩，翻成了白話，就可算得新文學了嗎？難道那些用白話做的新華春夢記，九尾龜，也可算作新文學嗎？我以為現在國內新起的一班『文

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沒有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且舉小說一門爲例。現在的小說，（單指中國人自己著的）看來看去，只有兩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學聊齋志異的割記小說。篇篇都是「某生，某處人，生有異稟，下筆千言……一日於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爲情死」或是「某地某生，遊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篤，遂訂白頭之約……而大婦妬甚，不能相容，女抑鬱以死……生撫尸一慟幾絕」……此類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駁。還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學儒林外史，或是學官場現形記的白話小說。上等的如廣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龜。這一派小說，只學了儒林外史的壞處，却不會學得他的好處。儒林外史的壞處，在於體裁結構太不緊嚴，全篇是雜湊起來的。例如婁府一羣人，自成一段；杜府兩公子自成一段；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蕭雲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來，可成無數割記小說；接下去，可長至無窮無極。官場現形記便是這樣。如今的章回小說，大都犯這個沒有結構，沒有布局的懶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學價值者，全靠一副寫人物的畫工本領。我十年不會讀這書了，但是我閉了眼睛，還覺得書中的人物，如嚴貢生，如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權勿用……個個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讀水滸的人，過了二三十年，還不會忘記魯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請問列位讀過廣陵潮和九尾龜的人，過了兩三個月，心目中除了一個「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還

記得幾個活靈活現的書中人物——所以我說，現在的『新小說』全是不懂文學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結構，又不知描寫人物，只做成了許多又長又臭的文字；只配與報紙的第二張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學上佔一個位置。——小說在中國近年，比較的說來，要算文學中最發達的一門了。小說尚且如此，別種文學，如詩歌戲曲，更不用說了。

如今且說什麼叫做『文學的方法』呢？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況且又不是這篇文章的本題，我且約略說幾句。

### 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

(1) 集收材料的方法。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因此，他們不得不做那些極無聊的『漢高帝斬丁公論』、『漢文帝唐太宗優劣論』。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留學生，女學生之可作小說材料者，亦附此類。）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徵求這種材料。做小說竟須登告白徵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學家破產的鐵證。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推廣材料的區域。官場妓院與齷齪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夠採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會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固是極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這兩件。例如施耐菴若單靠觀察和經驗，決不能做出一部水滸傳。個人所經驗的，所觀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 (Imagination)，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的體會出來，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

(2) 結構的方法。有了材料，第二步須要講究結構。結構是個總名詞，內中所包甚廣，簡單說來，可分剪裁和布局兩步：

(甲) 剪裁。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做袍子，那塊料可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要如此辦理。先須看這些材料該用做小詩呢？還是做長歌呢？該用做章回小說呢？還是做短篇小說呢？該用做小說呢？還是做戲本呢？籌畫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決定做什麼體裁的文字。

(乙) 布局。體裁定了，再可講布局。有剪裁，方可決定「做什麼」；有布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去，始能把這材料用得最得當又最有效果。例如唐朝天寶時代的兵禍，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裏，便成了詩料。如今且舉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這首詩只寫一個過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個人家內偷聽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個字，却不把那一家祖孫三代的歷史都寫出來，並且把那時代兵禍之慘，壯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橫行，小民之苦痛，都寫得逼真活現，使人讀了生無限的感慨。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一篇，寫一家夫婦的慘劇，却不從「某人娶妻甚賢，後別有所歡，遂出妻再娶」說起，

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來遇着故夫的時候下筆，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寫得充分滿意。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近來的文人全不講求布局；只顧湊足多少字可賣幾塊錢；全不問材料用的得當不得當，動人不動人。他們今日做上回的文章，還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處。這樣的文人怎樣造得出有價值的文學呢！

(3) 描寫的方法。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講描寫的方法。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

(一) 寫人。

(二) 寫境。

(三) 寫事。

(四) 寫情。

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釵；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老殘游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裏的家庭，決不是金瓶梅裏的家庭。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



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如今且回到本文。我上文所說的：創造新文學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剛才說了。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繙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我這個主張，有兩層理由：

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範。即以體裁而論，散文只有短篇，沒有布置周密，論理精嚴，首尾不懈的長篇；韻文只有抒情詩，絕少紀事詩，長篇詩更不會有過；戲本更在幼稚時代，但略能紀事掉文，全不懂結構；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至於最精采的『短篇小說』、『獨幕戲』更沒有了。若從材料一方面看來，中國文學更沒有做模範的價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帥的小說；風花雪月，塗脂抹粉的詩；不能說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學這個，學那個的一切文學；這些文字，簡直無一毫材料可說。至於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局』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範。

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國的培根 (Bacon)，和法國的孟太恩 (Montaigne)；至於像柏拉圖 (Plato)

的『主客體』赫胥黎 (Huxley) 等的科學文字，包士威爾 (Boswell) 和莫烈 (Morley) 等的長篇傳記，彌兒 (Mill) 弗林克令 (Franklin) 吉朋 (Gibbon) 等的『自傳』，太恩 (Taine) 和白克兒 (Buckle) 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更以戲劇而論，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構的工夫，描寫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蕭士比亞 (Shakespeare) 和莫逆爾 (Molière) 更不用說了，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象徵戲』 (Symbolic drama) 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複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今天梅蘭芳正在唱新編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還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爾袞呢！我也不往下數了。——更以小說而論，那材料之精確，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討論之透切……真是美不勝收。至於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裏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鍊的精金，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以上所說，大旨只在約略表示西洋文學方法的完備，因為西洋文學真有許多可給我們作模範的好處，所以我說：我們如果真要研究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趕緊繙釋

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

現在中國所譯的西洋文學書，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擬幾條繙譯西洋文學名著的辦法如下：

(1) 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為國內真懂得西洋文學的學者應該開一會議，公共選定若干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約數如一百種長篇小說，五百篇短篇小說，三百種戲劇，五十家散文，為第一部『西洋文學叢書』，期五年譯完，再選第二部。譯成之稿，由這幾位學者審查，并一一為作長序及著者略傳，然後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選。詩歌一類，不易繙釋，只可從緩。

(2) 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寫一位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是康橋大學的廣袖制服——這樣譯書，不如不譯。又如林琴南把蕭士比亞的戲曲，譯成了記敘體的古文。這真是蕭士比亞的大罪人，罪在圓室案譯者之上！

(3) 創造。上面所說工具與方法兩項，都只是創造新文學的預備。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至於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儘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

### 易卜生主義

####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戲裏面有一段話，很可能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廢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復活日」。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得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着一毫人世的經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纔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很複雜的……我眼裏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裏，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早年和晚年著作雖不能全說是寫實主義，但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儘可以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事實。（尺牘第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賊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在社會實在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醜惡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都脫不了干係的。（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實話。

(二)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子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面，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戲，四是儒怯沒有膽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松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的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吃，買粉搽，買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得標緻。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他丈夫喜歡什麼，他也該喜歡什麼；他自己是不許有什麼選擇的。他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他自己不用思想：他丈夫會替他思想。他自己不過是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節，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節，正如羣鬼（*Thorst*）戲裏的阿爾夫

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很教訓了他一頓，說他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專在外面偷婦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朋友也覺得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為奇！妻子對丈夫，什麼都可以犧牲；丈夫對妻子，是不犯着犧牲什麼的。娜拉戲內的娜拉因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去借錢。後來事體鬧穿了，他丈夫不但肯替娜拉分擔冒名的干係，還要痛罵他帶累他自己的名譽。後來和平了結了，沒有危險了，他丈夫又裝出大度的樣子，說不追究他的錯處了。他得意揚揚的說道：「一個男人赦了他妻子的過犯是很暢快的事！」（娜拉三幕）

這種極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為人都要顧面子，不得不裝腔做戲，做假道德遮面孔。第二，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沒有胆子的懦夫。因為要顧面子，故不肯鬧翻；因為沒有胆子，故不敢鬧翻。那娜拉戲裏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戲的戲臺，他自己是臺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再裝假面子，所以告別了掌班的，跳下了戲臺，去幹他自己的生活，那羣鬼戲裏的阿爾文夫人沒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顧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師朋友一勸，就勸回頭了，還是回家去盡他的『天職』。守他的『婦道』。他的丈夫仍舊做那種淫蕩的行爲。阿爾文夫人只好犧牲自己的人格，盡力把他羈縻在

家。後來生下一個兒子，他母親恐怕他在家學了他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邊替他丈夫修名譽，一面要騙他兒子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這種情形，過了十九個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後，他妻子還要替他裝面子，化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他亡夫的遺愛。孤兒院造成了，他把兒子喚回來參預孤兒院落成的慶典。誰知他兒子從胎裏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症。到家沒幾天，那孤兒院也被火燒了，他兒子的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就成了瘋人了。這是沒有胆子，又要顧面子的結局。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於除暴去惡，禁民爲非。但是法律也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麼法，就該得什麼罪。壞處也在於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都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只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戲裏有兩件冒名簽字的事：一件是一個律師做的，一件是一個不懂法律的婦



人做的。那律師犯這罪全由於自私自利，那婦人犯這罪全因為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問這些區別。請看這兩個『罪人』討論這個問題：

（律師）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一生名譽掃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難道你居然也敢冒險去救你的妻子的命麼？

（律師）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說來，這種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不問他笨不笨，你總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的。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柯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娜拉一幕）

最可憐的是世上真沒有這種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易卜生眼裏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

信條，只配口頭念得爛熟，却不配使人奮發鼓舞了。娜拉戲裏說：

（郝爾茂）你難道沒有宗教嗎？

（娜拉）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我進教時那位牧師告訴我一些話。他對我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的。（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問他信什麼教，他就把他的牧師或是他的先生告訴他的話背給你聽。他會背耶穌的祈禱文，他會念阿彌陀佛，他會背一部聖諭廣訓。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爲人而作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爲人造的，不是人爲禮拜造的。』不料後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羣鬼戲中的牧師，逼着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蕩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他丈夫的行爲。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何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卻是『不是』的。後來阿爾文夫人仔細去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羣鬼二幕）

但是這種機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這樣興旺呢？原來現在的宗教雖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却極

有物質上的用場。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發財得意的。那羣鬼戲裏的木匠，本是一個極下流的酒鬼，賣妻賣女都肯幹的。但是他見了那位道學的牧師，立刻就裝出宗教家的樣子，說宗教家的話，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禱，把這位蠢牧師哄得滴溜溜的轉。（二幕）那羅斯馬莊（Rosnersholm）戲裏面的主人翁羅斯馬本是一個牧師，後來他的思想變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時想加入本地的自由黨，不料黨中的領袖却不許羅斯馬宣告他脫離教會的事。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黨裏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羅斯馬的名譽來號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見宗教的興旺，並不是因爲宗教真有興旺的價值，不過是因爲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處罷了。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沒有裁制社會的本領，我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婚，便說是『不道德』。因爲這事不合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了許多小老婆，却以爲是很平常的事，沒有什麼不道德。爲什麼呢？因爲習慣如此。又如中國人死了父母，發出訃書，人人都說『泣血稽顙』，『苦塊昏迷』，其實他們何嘗泣血？又何嘗『寢苦塊』？這種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爲是道德，都不爲羞恥。

爲什麼呢？因爲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

這種不道德的道德，在社會上，造出一種詐僞不自然的僞君子。面子上都是仁義道德，骨子裏都是男盜女娼。易卜生最恨這種人。他有一本戲，叫做社會的棟樑（Pillars of Society）。戲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個極壞的僞君子；他犯了一樁姦情，却讓他兄弟受這惡名，還要誣賴他兄弟偷了錢跑脫了。不但如此，他還雇了一隻爛脫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艘的人都沈死在海底，可以滅口。

這樣一個大姦，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社會上都尊敬他，稱他做「全市第一個公民」，「公民的模範」，「社會的棟樑」！他謀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幾千人，排起隊來，打着旗，奏着軍樂，上他的門來表示社會的敬意，高聲喊道：「褒匿萬歲！社會的棟樑褒匿萬歲！」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

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裏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上面所說褒匿，當少年時，也曾想和社會反抗。但是社會的權力很大，網羅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個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樑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進了爐子，都要鎔化。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上半閣裏，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水裏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裏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裏，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就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就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義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爲。易卜生的社會棟樑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錢賺得够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藝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麵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樑二幕中語。）於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着旗子，奏着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樑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易卜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他說「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祇有極少數人，有時祇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最所忌的。大多數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專制

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裏，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的人主張漸漸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却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裏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错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公敵，裏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鐸曼醫生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生浴池。後來四方人開了這浴池之名，紛紛來這裏避暑養病。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市面便漸漸發達興旺。斯鐸曼醫生便做了浴池官醫。後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生一種流行病症；經這位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症是從浴池的水裏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師請他化驗。化驗出來，纔知道浴池的水管安得太低了，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裏，發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於公衆

衛生。斯鐸曼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生。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要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一閉歇，本地的商務便要受許多損失。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鐸曼醫生的提議。他們寧可聽那些避暑養病的人受毒病死，却不情願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這位說老實話的醫生，不許他開口。他做了報告，本地的報館都不肯登載。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會場，開了一個公民會議。會場上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下臺去，由全體一致表決，宣告斯鐸曼醫生從此是國民公敵。他逃出會場，把袴子都撕破了，還被衆人趕到他家，用石頭擲他，把窗戶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醫；本地商民發了傳單不許人請他看病；他的房東請他趕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兒在學堂攻書，也被校長辭退了。這就是「特立獨立」的好結果！這就是大多數懲罰少數「搗亂分子」的辣手段！

(五)

其次：我們且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



讀 (Letters, ed. by his 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 做參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爲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簡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裏跑堂的了。自然個個是好兵了。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爲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願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願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第七九）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後來漸漸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敗，（一八七二）便把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牘第八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一七八）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

氣了。但是他自己到底不會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很下流的事。（尺牘第一八五）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牘第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達的人，對於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為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够了。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人種觀念起來代他。我起初覺得我是那威國人，後來變成斯塔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在已成了條頓人了。（尺牘第二〇六）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一九〇六）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了。

（六）

我開篇便說過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個寫實主義。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

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但是易卜生雖開了許多脈案，却不肯輕易開藥方。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複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極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種紛繁，決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了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病的藥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天才；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白蘭戴說道：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益純粹的爲我主義。要使你有时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要使你有时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牘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却要跟着『陸沉』，跟着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

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爲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已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娜拉戲裏寫娜拉拋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只爲要『救出自己』。那戲中說：

(郝爾茂)……你就是這樣拋棄你的最神聖的責任嗎？

(娜拉)你以爲我的最神聖的責任是什麼？

(郝)還等我說嗎？不是你對於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沒有的。你且說，那些責任是什麼？

(娜)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無論如何，我務必努

力做一個人。(二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給朋友道：

這樣生活，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發展——這是人類功業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尺牘第一六四）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那本雁戲所寫的只是一件摧殘個人才性的慘劇。那戲寫一個人少年時極有高尙的志氣，後來被一個人害得破家蕩產，不能度日；那惡人又把他自己通姦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給他做妻子，從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氣便日低一日，到了後來，他墮落深了，竟變成一個懶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賤婦人和兩個無賴的恭維，他洋洋得意的覺得這樣的生活很可以終身了。所以那本戲借一個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闌上關得久了，他從前那種高飛遠舉的志氣全消滅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闌當做他的極樂園了。

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娜拉戲中寫郝爾茂的最大錯處只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許他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展他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他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爲這個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戲，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裏面寫一

個女子哀梨姐少年時嫁給人家做後母，他丈夫和他前妻的兩個女兒看他年紀輕，不讓他管家務，只叫他過安閒日子。哀梨姐在家覺得做這種不自由的妻子，不負責任的後母，是極沒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許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後來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許他自由出去。他丈夫說道：

（丈夫）……我現在立刻和你毀約，現在你可以有完全自由定你自己的路子……現在你可以自己決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擔干係。

（哀梨姐）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還擔干係咧！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哀梨姐有了自由又自己負責任了，忽然大變了，也不想那海上生活了，決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世間只有奴隸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選擇的，是不用擔干係的。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到底不能發展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姐說，有了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會國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行所爲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

人格，如同酒裏少了酒麪，麵包裏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一流的人物；（斯鐸曼事見上文四節。）要想社會上生出無數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的『國民公敵』；要想社會上有許多人都能像斯鐸曼醫生那樣宣言道：『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涼藥，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藥，未必適用於美國。只有康有爲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却不肯下藥。他雖不肯下藥，却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彷彿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裏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上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干淨，方才能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齷齪分子宣戰的白血輪，』

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寫信給朋友道：

十年之後，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鐸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後，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人還高十年。即以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作一本戲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人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到那裏時，我久已不在那裏了。我又到別處去了。我希望我總是向前去了。（尺牘第一七二）

## 馬克思學說

陳獨秀

### （一）剩餘價值

馬克思是一個大經濟學者，他的學說代表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和斯密亞丹代表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一樣，在這一點無論贊成馬克斯或是反對者都應該一致承認。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和以前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說不同之特點，是在說明剩餘價值之如何成立



及實現。二千幾百頁的資本論裏面所反覆說明的，可以說目的就是在說明剩餘價值這件事。斯密亞丹也曾說過：「在土地未私有資本未集聚的最初狀態，勞動者所生產的東西全屬勞動者自己所有。」（見原富一卷六六頁）又說：「勞動者自己享有全部生產品的最初狀態，土地私有資本集聚之後便不行了。」（見原富一卷六四頁）這兩段明明說因為土地和資本私有底緣故，勞動者不能得着所做的生產品全部分，只得着一部分。那剩餘的部分歸了何人呢？照馬克思底學說，這就叫做剩餘價值，是歸了資本家底荷包，資本家奪取了勞動者底剩餘價值，做爲他私有的資本，再生產，再掠奪，以次遞增，資本是這樣集聚起來的，資本制度就是這樣發達起來的。話雖這樣簡單，但是要真明白剩餘價值是什麼，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實現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煩難的事，現在不得不略略說明一下。

要明白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是什麼，首先要明白馬克思所指的價值是什麼，其次要明白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價值是什麼及勞動價值如何定法。斯密亞丹以來的經濟學者，對於凡物之價格都分爲自然價格 (Natural price) 市場價格 (Market price) 兩種。剩餘價值所指的價值，是自然價格所表現的抽象價值，不是市場價格所表現的具體價值，我們千萬不可弄錯。勞動價值也分二種：（一）勞動力自身之價值，即是勞動者每月拿若干工錢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之價值；（二）勞動生產

品之價值，即是勞動者每月做出若干生產品之僅值。這兩種勞動價值是如何定的呢？馬克斯的意思是說：凡兩件貨物互換，這兩件貨物一定有什麼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疋換若干麵粉，這兩樣貨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質不同，用處不同，他們相同的地方祇是都為勞動所作的結果；因此所費勞動相等的貨物價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時做成的貨物，價值比用六小時做成的貨物高一倍，一個茶碗價值二角，一個茶壺價值一元，壺底價值比碗大四倍，是因做壺所用的勞動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馬克思說：「一切用勞力所製造的商品（就是貨物）之價值，乃是由製造時所需社會的勞動分量而定。」

「勞動分量，就是勞動時間長短的意思。社會的勞動，是與個別勞動不同的意思；個別勞動有個別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異，所謂社會的勞動，是指在一定時代的社會狀況之下，將這些個別的差異都作為平均程度，因此社會的勞動，也叫做平均的勞動。」勞動者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因此勞動力自身也是一種商品，所以馬克思說：「勞動力這種商品底價值，乃是由培養他所需的勞動分量，也就是製造勞動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勞動分量而定。」馬克思所謂製造一切商品所費的勞動分量，乃是兼「生的勞動」（製造該商品時所費的勞動）和「死的勞動」（製造該商品時所用原料工具建築等以前所費的勞動）二種而言。這也是我們不可忽略的。

馬克思的價值及勞動價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說，以下再說剩餘價值是什麼。

剩餘價值究竟是什麼呢？乃是貨物的價值與製造這貨物所費的價值（兼生的勞動之價值及死的勞動之價值而言）之差額；例如費一萬元生產一萬五千元之貨物，在這貨物一萬五千元之價值中，除去生產這貨物所費一萬元的價值，所剩餘的五千元就是剩餘價值。說詳細一點，當分為剩餘價值的成立及剩餘價值之實現和分配二部分：

剩餘價值是如何成立的呢？照馬克思說：剩餘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過程中成立的，這個意思十分重要，我們也千萬不可弄錯。此話怎講？因為馬克思所指出的剩餘價值，雖然要在流通過程中才能夠實際歸到資本家底荷包，但是奪取底方法和剩餘價值底本質，都不是指流通過程中一件一件生產品的賣價，乃是指生產過程中勞動者為資本家所做「剩餘勞動」的價值。「剩餘勞動」又是什麼呢？是因為近代利用機器，製造業的規模一天大似一天，手工的生產品比機器的生產品貨色不好價錢又貴，因此手工業一天衰敗似一天。於是由手工工業時代變了機器工業時代，由家庭工業時代變了工廠工業時代，由獨立生產時代變了共同生產時代，這就叫作「產業革命」。自產業革命以來，所有生產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礦山，房屋，機器，原料等）都為資本家所占，資本家

以外的人，除了將自身底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着生活費用。資本家給他們多少生活費用（即工錢）呢？照馬克思的價值公例，一切商品之價值常與製造此商品所費的勞力相等，勞力（也是一種商品）之價值（即工錢）也常與培養這勞力所需的勞動（即製造勞動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勞動）相等；那麼，譬如一個勞動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時的勞動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時便已產出他生活品的價值；然而資本家往往要勞動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時，所給工錢只值六小時的生活品，其餘六小時，在實際上勞動者未曾得着工錢，是替資本家白做了。這白做的六小時就叫作「剩餘勞動」；生產品之全部價值都是勞動者做出來的，而勞動者所得只一部分與六小時勞動價值相等的工錢，其餘一部分由六小時剩餘勞動而生的價值，就叫作「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是如何實現和分配的呢？剩餘價值雖然成立在生產過程中，但是必須到了流通過程中才能够實現。資本家僱用勞動者產出一定價值的貨物，剩餘價值的本質及作用固然已經包含在這貨物之中；然必待將這貨物賣給消費者，把這貨物底價值變成市場價格，剩餘價值變成貨幣歸到資本家底荷包，這時剩餘價值才算實現。譬如一資本家費價值五成的勞動工錢，造成價值十成的棉紗，這時剩餘價值五成固然已經由剩餘勞動五成在生產過程中成立了；然必待將棉紗賣給消費者，

將價值十成的貨物變成價格十成的貨幣歸到資本家底荷包，那時五成剩餘價值才算實現了。這是因爲生產者不能將貨物直接賣給最後消費者，中間必須經過販賣者之手，販賣者須得一定資本及勞力之報酬，於是生產者不得不在價值以下的價格賣出他的貨物。譬如用價值五成工錢造成價值十成的棉紗，因爲販賣者之報酬，價值十成的棉紗至多只能賣得價格八成的貨幣，因此五成剩餘價值中，製造棉紗的資本家只能得着三成，其餘二成是歸了販賣棉紗的資本家；製造棉紗的資本家若是向他資本家借過資本，便須拿一部分剩餘價值付他資本家的利息；紗廠底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須拿一部分剩餘價值付地租。剩餘價值大概是如此分配的。各種資本家分配所餘才是製造棉紗的資本家實際得着的剩餘價值。所以說：剩餘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過程中實現的。

資本家底資本是奪取勞動者剩餘價值變成的，剩餘價值是剩餘勞動之價值變成的。工作時間越長，剩餘勞動越加多；工錢越少，剩餘勞動也越加多；出產能力越高，剩餘勞動也越加多；所以資本家想擴張剩餘價值，天天在那裏提高出產能力，天天在那里反對增加工錢及對減少工作時間，拿剩餘價值變成貨幣，又拿貨幣製造商品增加剩餘價值，再拿剩餘價值變成貨幣，如此利上生利，這就叫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資本主義的生產營業底規模一天大過一天，掠奪兼并底規模也一天大

過一天，加上交通機關一天便利過一天，殖民地新市場一天擴大過一天，精巧的機器一天增多過一天，大銀行大公司使一天發達過一天，從前的小工業都跟隨着這些制度之發展，逐漸被大工業吸收了壓倒了。這種吸收壓倒底結果，便是把全社會的資本聚集在少數人手裏，這就叫作「資本集中」。在從前小工業時代，資本不集中，因此產業不能發達，所以資本集中使生產能力增加產業規模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好過以前的生產方法只在這一點。但是在財產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會的財產大部分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裏，便自然發生以下各項結果。(一)無財產的傭工漸漸增多；(二)生產能力增加而無產傭工的購買能力不能隨之增加，因以造成「生產過剩」的結果。生產過剩又必然造成「市場縮小經濟恐慌」和「工人失業」兩種結果。合起這幾項結果，無產傭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們的人數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們的團結也就一天比一天龐大。這個隨着資本集中產業擴張而集中而擴張的無產階級，必有團結起來，奪取國家政權，用政權沒收一切生產工具爲國有，毀滅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一日。

像以上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怎樣利用機器對手工業起了產業革命，怎樣奪取剩餘價值集中資本，怎樣造成大規模的產業組織，同時便造成了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又怎樣造成無產階級對

於資本主義革命之危機，這種種歷史上經濟制度之必然的變化，在馬克思學說裏叫作「經濟的歷史觀察」，又叫作「唯物的歷史觀察。」

## (二) 唯物史觀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學說雖然沒有專書，但是他所著的經濟學批評、共產黨宣言、哲學之貧困三種書裏都曾說明過這項道理。綜合上列三書中所說明的唯物史觀之要旨有二：

其一，說明人類文化之變動。大意是說：社會生產關係之總和為構成社會經濟的基礎，法律政治都建築在這基礎上。一切制度，文物，時代精神的構造都是跟着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的，經濟的構造是跟着生活資料之生產方法變化而變化的。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其二，說明社會制度的變動。大意是說：社會的生產力和社會制度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有變動，社會制度也要跟着變動。因為經濟的基礎（即生產力）有了變動，在這基礎上面的建築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來，所以造出了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製粉機造出了資本家的社會。一種生產力所造出的社會制度，當初雖然助長生產力發展，後來生產力發展到這社會制度（即法律經濟

等制度) 不能容他更發展的程度, 那時助長生產力的社會制度反變爲生產力之障礙物。這障礙物內部所包涵的生產力仍是發展不已, 兩下衝突起來, 結果, 舊社會制度崩壞, 新的繼起, 這就是社會革命; 新起的社會制度將來到了不能與生產力適合的時候, 他的崩壞亦復如是。但是一個社會制度, 非到了生產力在其制度內更無發展之餘地時, 決不會崩壞。新制度之物質的生存條件, 在舊制度的母胎內未完全成立以前, 決不能產生, 至少也須在成立過程中才能產生。

馬克思社會主義所以稱爲科學的不是空想的, 正因爲他能以唯物史觀的見解, 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所以成立所以發達所以崩壞, 都是經濟發展之自然結果, 是能够在客觀上說明必然的因果, 不是在主觀上主張當然的理想。這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別家空想的社會主義不同之要點。

有人以爲馬克思唯物史觀是一種自然進化說, 和他的階級爭鬪之革命說未免矛盾。其實馬克思的革命說乃指經濟自然進化的結果, 和空想家的革命說不同; 馬克思的階級爭鬪說乃指人類歷史進化之自然現象, 並非一種超自然的玄想; 所以唯物史觀說和階級爭鬪說不但不矛盾, 并且可以互相證明。



馬克思底好友因格斯曾述說馬克思的意見道：『在歷史各時代，必然有他的生產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由這種特殊方法造出一種社會制度，那時代的政治和文明之歷史，都建設在那個基礎上面，依據那個基礎說明。所以人類全歷史是階級爭鬪的歷史，即是掠奪階級和被掠奪階級。壓制階級和被壓制階級對抗的歷史。這些階級爭鬪的歷史相連相續，構成社會進化之階級，到了現在又達到一種新階級，被掠奪被壓制的階級（即無產勞動者）要脫離掠奪壓制階級（即紳士閥資本家）的權力，將自己解放出來；同時還要將一切掠奪壓制和階級差別階級爭鬪完全剷除，永遠把社會全體解放出來。』這一段話可以說是把唯物史觀說和階級爭鬪說打成一片了。

### （三）階級爭鬪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因格斯共著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書，這書底精髓，正是根據唯物史觀來說明階級爭鬪的。其中要義有二：

（一）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爭鬪底歷史。例如在古代有貴族與平民，自由民與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與農奴，行東與傭工。這些壓制階級與被壓制階級，自來都是站在反對的地位，不斷的明爭暗鬪。封建廢了，又發生了近代有產者與無產者這兩個階級新的對抗，新的爭鬪。

(二)階級之成立和爭鬪崩壞都是經濟發展之必然結果。例如歐洲在封建時代的工業組織之下，生產事業是由同行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發見了印度中國等市場和美洲非洲等殖民地的時候，便不能應付新市場需要底增加了。於是手工工場組織應運而生，各業行東遂被工場製造家所擠倒，接着市場日漸擴大，需要日漸增加，交通機關和交換方法都日漸發展，這時手工工場組織也不能應付了。於是又有蒸汽及大機器出來演成產業革命，從此手工工業又被大規模的近代產業所擠倒，近代的有產階級便是這樣成立的。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的市場。有了這些市場，商業航業陸路交通都跟着發達；這些發達又轉而促進產業發達。產業商業航業鐵路既這樣發達，有產階級也跟着照樣發達，資本越加多，產業越擴大，將中世紀留下的一切階級都盡情推倒了。由此可知近代有產階級乃是長期發達和生產及交換方法迭次革命底結果。由此可知做有產階級基礎的生產和交換方法，是萌芽在封建社會裏面。這種生產和交換方法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制度（即農業手工封建的制度）便不能和那已經發展的生產力適合，這種制度便成了生產力底障礙物，必然要崩壞。結局果然崩壞了，封建的制度倒了，自由競爭的制度代之而興，適合這自由競爭的社會及政治制度也就跟着出現，有產階級底經濟及政治權力也就跟着得到了。有產階級得勢以後，造成了

極雄大驚人的生產力（像工業，農業，輪船，鐵道，電報，運河等），惹起這般大規模生產及交換的社會，將人口財產及生產機關都集中了，建設了許多都市，將鄉村人口移到都市，使鄉村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鄉村生活，使野蠻和未開化國屈服於文明國，農業國屈服於工業國，東洋屈服於西洋。但是到了有產階級底生產力發展到了與有產階級及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不適合的時候，社會制度就成了社會生產障礙物，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壞的。崩壞底徵兆就是商業上的恐慌，這種恐慌隔了一定期間便反復發生，一回兇過一回，常常震動有產階級社會底全部。這恐慌發生底緣故，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造成的生產過剩，是由於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過於狹小，不能包容那過於發展的大生產力。有產階級救濟這種恐慌的方法，不外一面開闢新市場，一面盡量剝削舊市場。這只能救濟一時，終是朝着更廣大更兇猛的恐慌方面走去。如此，有產階級顛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却向着有產階級自身了。

有產階級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還培養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這些人就是近代的勞動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是跟着有產階級照同一的比例發達起來的：近代產業發展的結果，一般小資產的小

商人小工業家，一方面因爲他們的專門技能爲新生產方法所壓倒，一方面因爲他們的小資本爲大規模的產業所壓倒，都不斷的降到無產階級；可是一方面產業愈加發展，一方面無產階級不但人數愈加增多，而且漸次集中結成大團體，因爲生活不安，對於有產階級漸次增長階級抵抗底覺悟，發生爭鬪，始於罷工，終於革命。有產階級底根本存在條件，是在資本成立及蓄積；資本底重要條件，是在工錢制度。工錢制度，全靠勞動相互競爭；但有產階級既已促進了產業進步，便已經使勞動者從競爭的孤立變成協力的團結了。近代產業發達，使有產階級的生產及占有之基礎從根破壞；有產階級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墳墓。有產階級之傾覆及無產階級之勝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馬克思說明階級爭鬪大略如此，我們實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觀有矛盾的地方。

#### (四) 勞工專政

從前有產階級和封建制度爭鬪時，是掌了政權才真實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爭鬪之目的；現在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爭鬪，也必然要掌握政權利用政權來達到他們爭鬪之完全目的，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所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說：

『從前一切階級一旦得了政權，沒有不拼命使社會屈從他們的分配方法，鞏固他們已得的

地位。

『有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政治上的權力也跟着發達一步……自他們成爲有產階級後，近代代議制度國家底政權都被他們一手把持。

『勞動階級第一步事業就是必須握得政權。

『勞動階級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們跑上權力階級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義的戰勝。既達到第一步，勞動階級就利用政權漸次奪取資本階級的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是集中在組織爲支配階級的勞動者手裏……其初少不得要用強迫手段對付私有財產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才得達到這種目的。

『原來政權這樣東西，不過是一個階級壓制一個階級一種有組織的權力；勞動者和資本家戰鬪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織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支配階級的地位，不得不用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

他又在所著法蘭西內亂裏說：

『勞動階級要想達到自己階級之目的，單靠掌握現存的國家是不成功的。』

他又在所著哥達綱領批評裏說

「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移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中間，必然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政治的過渡時期，就是勞工專政。」

## 勞動者解放運動與女子解放運動的交點

戴季陶

女子解放問題近來成了言論界的一個主要論題。但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比討論甚麼問題觀念都模糊。這也有種種的緣故，我且把重要的幾點舉出來。

(一) 大凡研究一個社會的問題，決不會和研究者本身沒有關係。研究者的意識，往往受他自己境遇的束縛。在這一點，我們就看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上不同的地方。一個可以把自己的利害完全拋開，純粹致力於真理的發現；一個因為和自己的利害關係太過密切，所以往往不能拋開自己利害去求真理。並且人事關係非常複雜，排列比較，很不容易。即使研究者真是忘却自己個性關係，去作研究工夫，也很難得着確實不易一看就能使人認識的例證。

(二) 社會的關係都是互相關聯的，所以在社會的科學上對於一個問題往往缺乏明確的概念，和表示明確的概念的用語。於是對於慣用語的解析，也是各各不同的。我們往往看見批評人家

議論的說，『雖然是說法不同，結果還是一樣；』甚至還有一種批評是『雖是他說錯了，可是他仍舊是好意。』前一個說法是把科學的原則完全漠視了。後一個說法更是把科學上的問題和道德上的問題混爲一談。換一面看，就可以曉得因爲自己利害不同，便去反對一種學術研究的人，正犯着同一樣的毛病。

(二)因爲要避去他人的攻擊和誤會，便把自己的真知確見隱蔽起來。或者用許多不相干的文學名詞去粉飾，或者用一種模稜兩可的說頭來躲避。因爲自來從社會的問題上面提倡一種真理的人，往往爲真理作了犧牲；而那一個真理雖是不斷的支配住世界，世界上的人仍舊不能夠認識。所以大家也就情願避却這極大的危險，過他那宿命的生活。

上述三個事情，我想凡是研究『社會的問題』的人，都人人逢着的。女子問題，在中國今天成了一個青年男女的死活問題。凡是智識慾越增進生活難越逼緊的青年男女，越是感覺到打破因襲的男女關係的必要。被因襲的舊思想所支配的人，在維持他那因襲社會的必要上，便拚死命的壓制着，不肯放鬆一步，於是演出許多的慘劇來。却是女子解放這一個聲浪，在其他的一面，又引動了已經成立因襲的男子關係的人。他們也多少覺得從前的生活不能使他們滿足，於是也在一個極狹小的範

圍內，承認這個運動的必要。同時因爲立場不同，所以所取的方針，所持的態度，也就完全不同。青年未婚男女目的，爲主的，注意在戀愛自由，婚姻的自由。（戀愛與婚姻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但是今天的人，普通還是把他混在一起。）後者的目的，爲主的，注意在家庭的男女權利平等，和法律上政治上的男女權利平等。從嚴格的社會問題的意義上來打算女子問題的人，在今天實在少極了。

照我看來，上述兩種打算的人，普通都是只把自己的利害——個人的利害，家庭的利害，階級的利害——做根據來打算，並沒有把全社會的利害做根據來打算。即使有看見了一點的，但是他那『爲全社會』的感情，總不如爲他自己的感情強；而且對於近代社會問題的意義，也很少有澈底明白的。

比如說『兒童公育』這一個主張，從去年下半季以來，主張的已經不少了。主張這個問題的人，他們良心上的動機在甚麼地方呢？我想爲主的，還是從自己的利害着想的多，從全社會的利害着想的少。倘若是對着全社會的利害着想，他們主張的根據，決不至只放在少數中上流階級的家庭事實上；應該要更進一步，從許多女工的身上和女工的子女身上着想；更應該再深刻一點，在社會的全組織上而去打算。這種事實我們決不能當作『雖是說法不同，結果還是一樣』輕輕看過了。



又如『女子教育問題』，去年以來，大家爲主的，是注意在『大學爲女子開放』『高等學校專門學校爲女子開放』的問題；或也有注意到一切學校都應該不區別男女一律開放的。我以爲這幾種主張，雖是樣樣都不錯，究竟脫不了只從有產階級身上着想的臭味。爲甚麼呢？因爲從教育上看，今天不問是男子，是女子，都只有有產階級的人才能夠有受教育的機會；大多數的貧民簡直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如果只在現在的教育狀態下面求男女的平等，就無異只是專替少數有產階級的人打算，把大多數的平民依舊間却了。（注一）

（注一）現在教育機關的設備，可以說完全爲有產階級特設的。教育費的負擔，決不是中等生活的人所容易支持的。至於第四階級的平民，更不用說了。試就上海地方情形說，假如有個一夫，一婦，子女三人的人家，一個子女在大學或高等學校，一個在中學校，一個在小學校，家裏都是兩夫婦自己操作，不雇用人，這一家支出最小限的計算，大約如左。

（甲）生活費（每月的經常支出）

房租……………十二元

伙食……………二十元

衣服……………五元

燈火雜用……………三元

交際費……………二元

房租……………一元五角

車費……………三元

新聞雜誌……………二元

共計每月四十八元五角每年五百八十二元

(乙)教育費(每年的經常支出)

在小學的……………四十元以上

在中學的……………八十元以上

在高等或大學的……………一百五十元以上

共計二百七十元以上

以上兩項合計每年八百五十二元

從上面那個計算看來，要使子女受高等教育的人家，決不是中等以下月收生活的人所做得到的。何況是每天賺兩角錢至三角錢，每月賺五六塊錢至十多塊錢的體力勞動者呢？即使退一步

說，不使子女受高等以上的教育，只到中學畢業，上述那一家人家每年的支出也得要七百零兩元以上。再退一步說，是中等教育也不使子女受，只要在小學畢業便算完了，他們每年的開支也要算到六百六十二元。我們就可以曉得月收五十元以下的人，很不容易使子女受中學教育；月收六十元以下的人，很不容易使子女受高等教育。大家試想今天中國無產階級裏面月收五十元以上的，人有多少？就有產階級來說，也要有五十元以上的資產，才可以支持兩三個子女最小的教育費。

在這萬不得已的當中，才生出一種『工讀互助』的運動來。但是要受教育的青年，同時又負擔生產工作的義務，在理論上固然不很充分，在事實上也有不少阻礙。（就是減少了求學時間）何況這工讀互助的事實，已經要中學或中學以上的程度的青年才做得到。倘若連小學教育都沒有受過，就要叫他們工讀並行，姑無論是做不到，即使作到，就變成了徒弟教育，和我們所希望的『人的教育的目的』離得遠了。

這個問題是我們今天教育問題根本上的大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根本上的大問題。女子教育問題，根本仍舊在這裏。所以我說：女子問題，要在全社會改造問題上才看得出真意義；女子解放運動要在全社會改造運動上，才看得出真力量；女子教育問題也要從全社會的教育普及上，才

打算得出好方法。倘若只是說『大學開放』、『高等開放』、『中學開放』，那些開放了的學校，只可以說是爲有產階級的太太小姐們開放了，和一般的平民毫無關係，好像今天那些學校，男子人人可以入學，但是大多數的男子不得入學，是一樣的。

又如主張『女子參政權運動』的人，他們以爲只要女子得了參政權，能够和男子一樣享有公權，免除私權上的不平等，得着在私權的保障，便算得了。（其實今天熱中於女子參政運動的女子，這一層研究還沒有十分明白，他們也並沒有明確的『法的觀念』，不過隨意主張。有識者也不過以爲歐洲的女子已經得了參政權，我們也非得參政權不可罷了。）這一個問題如果在從前呢？我們也只會從一個單純的主張去下判斷，但是在今天我們便不能如此單純的表示贊否了。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女子拿甚麼目的去要求參政權？在甚麼組織下面要求參政權？固然女子參政權的運動占女子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個大部分，爲改革政治組織，女子參政權運動是一個必然的經過，同時也是一個當然的努力。但是今天主張女子參政權的人，作他們感情的基調的，依然是在擁護紳士階級的財產權，不過希望把這財產權掣來由有產階級的男女平分。依然是在擁護紳士階級的政權把持，不過希望女子也來把持一半。直而言之，就是在擴充紳士專制政治者階級爲紳士淑女共同專制的治者階級。這

個意義下面的女子參政權運動，於改造社會可以說絲毫沒有關係；和平民女子的解放，也可以說是絲毫沒有交涉。因爲今天平民女子受的束縛，最大的部分，仍舊是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制度，自由競爭制度，對於這幾個問題毫無考察的女子參政權運動，是極大的時代錯誤。所以我以爲對於『女子爲甚麼要求參政權？』『甚麼女子要求參政權？』『今天的女子問題，是否只是政權有無的問題？』這三點大家非切實研究不可的。（註二）

又如『女子的經濟獨立』這一個問題，近來主張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這個熟語的用例，我看各人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大致區分起來，都是屬於下列兩種概念內的多。

（一）女子在職業上的地位確立。

（二）女子在法律上的地位確立。（如爲財產權，身分權的主體等）

今天也有許多女士們，以爲只要上列兩個問題解決了，女子問題便算達了目的；或者以爲這兩個努力就是完成女子之社會的生活。這種觀念我以爲只好叫作『善意而無識的誤會』。第一，中國女子在職業上的地位如何？有職業的女子有若干？非有詳細的統計是不能夠曉得的，但是就我們眼睛所看得到的，耳朵所聽得到的事實綜合論來，上海一個地方有職業的女子，總在十萬以上。——絲廠，紗

廠，機廠，香煙廠的工場工人，及其他從事刺繡，打花邊，裁縫，編物等的家庭手工工人，——這種從事於家庭手工業的工人，都漸漸移轉向工場工業裏去，——學校教師，家庭女傭，以及女子新職業的看護婦等。——這些人一方面還沒有完全脫離家庭的囚籠，但是一方面又早已套上工銀制度的金鎖。即使再用第二個法律上的地位確立去救濟他，但是工銀制度的金鎖，只是越鎖越緊。對於這個問題的辦法如何？我想空空洞洞主張女子經濟獨立的人，一定是絲毫沒有研究。不用說，作工的女子與作工的男子，在『勞工條件』上有許多不平等的地方。比如說女子的工銀普通比男子的工銀要少到一角以上，工作時間又特別比男子多；還有許多職業仍舊被男子佔領了，沒有爲女子開放。這些都是重要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要從『女子勞動問題』上面下研究，才看得出他的意義來；也要從一般的社會改造上去研究，才想得救濟法來。單是空空洞洞的在上流社會的家庭生活裏面夢想財產權與身分權的平等，一切意識，都被自己所處的階級意識支配着，這真是太沒有『時代的覺悟』了。（註二）

（註二）現代所謂文明國之法的基礎，凡大陸法系的國家，不用說，是直接承受羅馬法的系統，就是英美法系也受羅馬法的影響不少。羅馬法的基礎，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以男統的階級世襲爲根據的身分權，和以先占掠奪爲根據的財產權，父權，夫權的確立。土著農夫，奴隸，自由人

的永久區別，是形成身分權的基礎。無主物的先占，賤民所有物的沒收，敵人財產的掠奪，是形成財產權的基礎。現代所謂文明國的法律，在身分權的基礎上面，削去了土著農夫，奴隸，自由人等區別，號爲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又削去了父權和夫權的一部分，號爲無能力者保護；在財產權的基礎上面，削去了形式上的掠奪，號爲所有權的保障；承認以所有權爲基礎而成立的雇傭制，及以所有權爲基礎的競爭制，號爲人格的自由。總而言之，近代文明國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依舊是在羅馬法系的身分權和財產權上面。

承認這一個權利義務關係的基礎，要在這一個基礎下面求女子的經濟獨立，最好的結果，不過是削除男女兩性在身分權上面的差別。但在雇傭制下面的雇主被雇者的差別，在所有權下面的貧者富者的差別，在自由競爭制下的強者和弱者的差別，依舊是絲毫解決不了的。

我們倘若就上述身分權財產權所以成立的原因詳細研究起來，我們就曉得女子這一個被掠奪階級，和男權的掠奪階級之所以成立，都是『財產私有』這一個制度的產物。現在要澈底的了解女子解放的意義，貫徹女子解放的目的，如果不從這一點去用功夫，決不能得着一個正當解決方法的。

現在上海及附近工業發達的地方，農家女子漸漸都脫卻他們那束縛的家庭工作，走到工場工作的路上去了。這家庭女子趨向到職業女子去的趨勢，已經是資本家生產法下面的必然結果。從前所謂中流的女子，也漸漸化爲工場女工；還有許多要求作一個女工而不得的。這些女工們的收入怎麼樣呢？通各種職業平均計算，大約至多不過三角錢，（絲廠絞絲間的女工，不過才得着四角半錢，普通就是兩角多錢。打盆的女工，不過是六十文至八十文，紗廠的女工不過平均兩角半錢。）他們的住所，最少每一個舖基要一塊錢；吃飯每人算他三天吃兩升米，（作工的人特別比我們吃得多，大量的每天要吃一升米，男子的車夫有每天吃一升半米的。）一月只是米錢也得兩塊。而且在工場作工的女工，不是能够每天不斷作工的。據可靠的調查，除去因病因事的缺勤，平均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三四天作工。這樣算起來，他們每天所得的工錢，僅僅能够勉強支持最低的生活費；一旦生了幾天的病，就不得了了。這個意義上面的經濟獨立，是不是自命上流人家的太太小姊們所願意的呢？恐怕這些情形，所謂上流人家的太太小姊們還不會想到罷！

參觀星期評論第十三號拙著『法的基礎』

現在論女子解放問題的人，對於『娼妓問題』差不多沒有着意，好像不會看見似的。倒是有一些



半可通的慈善家，和專門研究公共衛生的醫生，還在那裏提倡「廢娼運動」。他們這些主張廢娼的用意在那裏呢？第一，就是說娼妓的行爲足以紊亂社會的善良風化；第二，就是說傳染病毒妨害公眾的衛生。他們教濟的方法怎麼樣呢？大約有兩種：

(一)救濟被人強迫作娼，和受鴇母妓夫虐待的人；免除娼妓強迫男子宿娼的施設和手段。如現在上海的濟良所的設置，及捕房會審公堂所行的政策之類。

(二)廢除賣淫制度，如現在上海外國人所組織各慈善團體的廢娼運動，及最近中國所謂熱心家慈善家所主倡的廢娼運動。

第一種的辦法，不能說一點效果都沒有，但是很小。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美國的包慈貞女士倡辦濟良所以來，已經有二十餘年。我們雖是沒有切實的調查，但是我確可以說這二十餘年來上海娼妓的數，足足增加了幾倍。因爲我們所看見的妓館街巷範圍，確是擴張了好幾倍。以此推測，大約總是不會錯的。所以我敢斷言這一種慈善的救濟法，只可以說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於娼妓制度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絲毫沒有芟除得到。第二種的運動，有效無效呢？我看廢娼運動，即使成功，也不過只能廢除公然的娼妓秘密；私娼的增加，一定和公娼減少的最，成一個等量；或許減少一點，也一定有限得很。

因爲在今天這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把公娼私娼兩者一同完全廢除，這是絕對做不到的。看見公娼的弊害太大，去取締公娼，結果就是使秘密的私娼跋扈。（我所看見的杭州的情形，便是一個很適當的例。）要想極力去取締私娼，結果便是公娼增加。（日本東京三年來取締私娼政策的結果，便是如此。）

有許多贊同女子解放的人，對着娼妓制度這一個重大問題，既然絲毫不去留心研究，並且也沒有一種熱烈的感情，同情於這可憐境遇裏邊的女子。彷彿以爲沉淪到娼妓地位的女子，他們自己本身都是莫大的罪人，連理睬也不去理睬他，還不如那些外國的女慈善家，雖是不澈底的努力，還能够從博愛的意義上多少做一點工夫。這些充滿了『階級自滿心』的女先生們，倘若不細細把社會的現狀考察一番，把虛榮和強權兩種觀念根本除去，我想是絕對不行的呢！（註三）

（註三）娼妓的起原，主要的要因是在經濟上。這是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所同認的。但是也還有許多反對說，現在打破這些反對說的事實，暴露出來了。美國陸軍情報局長布里斯特氏視察勞農政府治下的俄國後，他的報告書上有兩個重要點：一點就是否認婦女國有的話，證明這是反對勞農政府者所造的謠言；一點就是說『在勞農政府的治下，娼妓已經絕跡，因爲他們作娼妓』

的經濟上的原因完全除去了。』這幾句話雖是很簡單，但是我們就可以曉得要廢除『娼妓』這一種制度，除了破除經濟上治者被治者的階級差別而外，絕沒有第二個好方法。同時我們也可以曉得女子解放這一個問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女子問題，他的基礎是要建設在全社會的改造上面，才有意義的。布里特氏是美國政府中有責任的人，他的報告，我以為很可相信是真的。最後還有一層，就是一般拒絕科學的研究的人，往往把『性慾』、『戀愛』、『結婚』三件事混在一起。

有以為性慾即是戀愛的；有以為結婚就是戀愛的；甚至於有以為結婚好像和性慾是兩件事的；也有把結婚完全認為滿足性慾而起的。這同一個男女關係的三方面混淆不清，而又不願意去研究的古與道德迷，把思想學術的進步，不曉得阻礙了許多！在研究家，批評家，也把這一個研究的公開認為言論界的暗礁，務必不發表自己的所信；即使發表自己的所信，也務必要藏頭露尾的不肯說明白。比如李人傑君今年在星期評論上所發表的那一篇男女解放的文字上面，有一段批評中國的婚姻制度，說『中國的夫婦關係，不過是一個長時間的娼妓與嫖客的關係』於是引起了許多女士的憤怒與仇恨，以為李君的這個議論是有意污辱女界，不曉得李君的這一個批評，正是十分同情於中國女子的。在反對李君所說的人，他們是占在『婚姻是純潔的』一個觀念上面。他們這一個觀念，僅僅是一

個當然的理想。歷史上的婚姻制度是不是純潔的？他們絲毫不去研究；『掠婚』、『買賣婚』、『役婚』這些制度是甚麼意義？算不算爲純潔？他們固然不曉得，『納聘』、『親迎』和現在那些新式結婚的『換戒指』，在歷史上有甚麼意義？他們更不曉得了。所以他們只以爲現在的這種夫婦制度，實在是純潔的。他們一面厭棄娼妓，以爲賣淫是最下的男女關係；却不曉得在今天社會上，賣淫制與夫婦制實在是男女關係的兩極端。在這兩極端的當中，更有許多極複雜的制度連續起來。——如納妾，租妻，姘識，童養媳，幼年訂婚，指腹婚種種——到了兩制度連續的交點，恐怕就是最嚴正婚姻的制度擁護論者，也不能斷定他算純潔不算純潔。審判廳裏的判官只會拿『婚書』做憑據來斷案，難道說有婚書的男女關係就算純潔的；沒有婚書的男女關係就不算純潔的麼？那些人以爲夫婦就有愛情，難道今天中國的夫婦他們敢斷言都是愛情的結合嗎？他們可以斷得定：除了夫婦而外的男女關係都是沒有愛情的結合麼？現在中流社會的未婚男女差不多都感受一個『結婚難』的痛苦，這『結婚難』和『生活難』剛剛成一個緊密的連鎖，請問老爺太太們懂不懂這個問題的意義呢？如果只說這是女子沒有職業的緣故，那麼女子的職業越發達，結婚率與出生率越減少，又是甚麼道理呢？所以我們可以曉得拒絕人家批評婚姻制度的人，簡直是不懂婚姻制度意義的人。（註四）

(註四)李人傑君批評婚姻制度的那一篇議論，雖是從社會主義的婦人論上面得了許多思想的啟發和暗示，但是議論的組織，完全是自己思索的結果。這一層我非常佩服他研究力的充分。最近我讀美國有名的女權論者基爾曼夫人 (Mrs. Gilman) 所著的『婦人和經濟』 (Women and Economics) 第四章論『兩性經濟關係的由來及其影響』裏面有一節的論法，完全與李君的論法一樣。李君作這篇文章的時候，還沒有看見這本書，所以更是奇妙了。現在我把當中的一段譯在下邊。(日譯本第八二頁—八三頁)

大凡婦人一身的福利，都是由兩性關係的如何而定。如果沒有保持異性愛的能力，到底不能得幸福的。這種的兩性關係，包含甚麼樣的罪惡呢？如果毫無忌憚的公平視察起來，我們真是不勝慚愧之至！我們婦人們對於那些由一時的兩性關係得着進項的人，非常鄙屑。同是一樣的行爲，只不過是時間長短不同。那樣的關係到成了終身關係的時候，便當作神聖的行爲，法律上要保護他，宗教上承認他，又用種種方法去修飾他，視爲潔白可愛的正當行爲。說一時的買賣是罪惡，終身的買賣是善。倘若從生物學上考察起來，這兩者在留種的結果上面是沒有兩樣的。兩者都是女性利用性性能享受男子的扶養。女性儘管生在自然法則的下面，只被雌雄淘汰所左右，

遂其偏於性的發達。這個惡弊，兩者都是不能避的。但是結婚這件事，就是把女子完全幽閉在這特別的境遇裏面。這個弊害比一時的兩性關係還要大呢！

最可惡的，就是納童養媳。江浙地方的窮苦人家，多半都是這行這種制度。上海絲廠的打盆工，紗廠的幼年工，大都是人家的童養媳。虐待這種幼年工的，往往不是他的阿婆，就是他的阿嫂。這個惡制度的根本原因，不用說，也是在經濟上。經濟上的原因不除去，這個制度頗不易除去的。

『女子解放運動』和『勞動者解放運動』這兩個問題，在近代文明史上，有同一的意義，形成社會改造運動的兩方面。這兩個問題的發展程度，也差不多是同時並進的。不過這女子解放問題，因為在勞動問題上面，又加了一重性的關係，所以比一般的勞動問題尤為複雜，解決尤為困難。最容易感覺到的，就是女子因為幾千年來被男子壓服的結果，精神身體都不能見其健全的發達。在智識和思想一方面的培植和養成還是容易，在體格一方面的恢復，就決不是一代兩代所容易作到的。或者在一般勞動問題有相當解決之後，女子問題還不能和一般的勞動問題同時得同程度的解決，也未可知。在女子受筋骨的束縛最甚而又最久的中國，或者尤其有這一個情形。但是這一層是問題解決的時間和場所的程度差別，決不是性質的差別。就問題的性質說，女子解放的意義，和勞動者解放的意義，

有一個共通點。這共通點在甚麼地方呢？就是『人類是平等的』。社會的經濟基礎應該要建設在平等『分工協作』的基礎上面。所以消費的分限，也應該以平均分配為基礎。男女的性別只是在傳種一個事實上面之自然的分工，決不是兩性之階級種的差別。所以對於這傳種事實下面所生的負擔，也應該是男女共同負擔，決不應該使身體上已受了特別負擔的女子，因為履行這自然的義務，再感受經濟上的困苦。但是這個方法，決不是今天這種資本家的經濟組織下面所想得出的。為甚麼？因為資本家的經濟組織，是建設在『私有財產』、『工銀制度』、『自由競爭』三個基礎上面的。有這三個基礎存在，女子總不能免為經濟競爭落伍者的境遇，總不能免為性的犧牲的運命。『結婚』和『賣淫』就是有經濟制下男女關係的兩極端。這一個極重大的事實，我希望大家不好輕輕看過，尤其不好意思隱蔽。『研究是改革的先驅，迷信是退化的基礎』這兩句話，我是切實奉勸大家的。（註五）

（註五）女子勞動問題，在今天社會問題的當中成爲一個特殊問題的原故，就是爲此。如『禁止女子夜間工作』的問題，『在同質同量的勞動男女工銀不能有差別』的問題，『一切職業的開放』的問題，『不康健的工作禁止使用女工』的問題，『妊婦保護』的問題，『勞動組合開放』的問題：這些都是今天在承認資本家生產制範圍內的女子勞動問題中的要點。又如女子參政

權問題和無限制的普通選舉，在勞動運動上是有連帶關係的；而且女子參政權運動一定限於實行普通選舉的國家，才能發生效力。這也是說明女子解放運動意義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再有一層，成爲今天女子勞動問題上最重要的問題的，就是女子勞動者的人格擁護，在日本的言論界上已經成爲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了；可是在中國呢？今天還沒有人題起。事實上中國比日本還要殘酷些。上海地方絲紗兩廠差不多算爲是女子工作的好主雇，但是一般絲廠裏面那些監工的人，往往利用他的地位去侮辱女工。美的便受他們的歡喜，醜的便受他們的虐待和侮辱，因此喪失人格的女工不知有多少！因此喪失地位的女工也不知有多少！還有的竟被人誘惑沉淪到極可憐的境遇裏去的。慈善家們只曉得搗婦，妓夫虐待妓女是非人道，不曉得這種情形更是慘無天日的呢？

新近我們還曉得有一件事。有一個很好人家的女兒，曾經讀過幾年書的。一個製帽廠裏招工，這個女兒便去應招。因爲他是受過教育，不多言不多語的人，那管工的瞎三話四，他不去理睬他，管工的便說這個人不行，不許他作工，他只好回去了。我聽見這個話很奇怪，後來細細打聽，原來是很尋常的。上海一般情形，都是如此。這恐怕是瞎着眼睛穿起漂亮衣服講女子參政的先生們所



想不到的實事呢？

所以我說要能够了解勞動問題的意義，熱心於勞動者解放運動的人，方才能够了解女子解放的意義，方才能够澈底的熱心的從事於女子解放運動。充滿了金滿家臭味的先生們，連生活的艱難困苦都沒有嘗過，油，柴，鹽，米的價錢都不曉得，只見是糊糊塗塗的講女子解放！這一種解放論者，我看還要澈底的覺悟一覺悟，嘗嘗人世生活的辛酸，才曉得女子解放的真價值在那裏呢！

## 從政治的運動向社會的運動

陳望道

最近湖南成立了個女界聯合會。開成立會這一天，就通過一篇『恢復女子人權的』宣言。

宣言底大綱是：

(A) 要取得『財產勻分權』，『公民選舉被選舉權』，『教育同等權』，『職業對等權』，『婚姻自決權』，『這五種權利』。

(B) 現在先運動取得『勻分財產』和『參與選舉』兩事。

(C) 預備從『憲法』上着手運動。

這綱要裏最可使我們注意的，就是『參與選舉』這政治的運動的事。

現在男人已經從政治的運動向社會的運動了。女人如果同男人有同等的自覺似乎不該終於落後，終於不同男人走同一的路徑。我也知道女人底政治運動，在或一意義上也有相當的需要和根據，但從當代政治的本質和女人底地位下評判，我們卻總沒有力量反駁那些譏刺女人參政底議論。因為現代的政治，從治者一面看，不過是取得自己或自己階級生活上特權的事；從被治者一面說，便是自己生活上的支配。所以現在政治運動，總是朝着兩個方向走：一個方向是取得權力，使自己或自己階級底生活享有特權；別一個方向就是圖謀那生活所受的支配得着最便利的一境。所以現在男人底政治運動，積極方面就是生活餘裕的人想得到特權；消極方面就是生活沒有餘裕的人想脫却生活上窮乏的壓迫。但要在消極方面脫却生活上窮乏底壓迫，終非得到特權不能實現他們底希望，結果便又須從積極方面運動了。

以前因襲的政治運動，都是這樣搶奪特權的擾亂。特權在你手裏，我就受壓迫；特權在他手裏，你便被損害；人們本性不肯終於受壓迫被損害，搶奪的擾亂這一篇著名悲劇也便沒有閉幕的時候了。所以男人現今注意到這歷史上著名悲劇底葛藤，使著手改造這國家權力底本質，從事於根本的社會運動了。女人怎樣？可是從新要想做這悲劇裏的藝員嗎？

我希望女人們覺醒過來。雖然不一定要如聖書所說『落後者在前，在前者反而落後』却也似乎不應該終於『落後』覺醒過來，向社會的運動去罷！

## 爲對日交涉警告國人

葉楚傖

二十一條交涉，現在才起得個頭，大概是要鬧好久的。時間的短長，既不能預定，結果的好壞，更沒有把握！或者竟鬧成重大的變局，也未可知。在這重大而又艱苦的工作開始時，國中應該怎樣努力，怎樣盡心預備，進行。北庭是萬靠不住的！庸黯而且荒唐！眼前的還對付不了，更那裏說得到統籌全局，運用外交！因此將來的責任，全在國民身上。

依我個人底觀察，日本人却已的確在那裏努力了。別的不說，試看這事件發現以後，前後還不到半個月，他們所用的宣傳和挑撥的工夫，已遍布於世界。致駐日各國公使的照會，將中國提案，先下了攻擊；歐美報紙上所發有利於日本的論調，盡量演譯出來，一面使得中國孤立，一面鼓舞己國人民。似這兩點，中國已夢想到沒有？各國底態度，國人注意過沒有？擁護提案的宣傳，國人盡量發揮了沒有？開卷第一頁，我就覺得中國方面冷淡薄弱，日本方面猛烈蓬勃了。若儘這樣一頁一頁揭下去，恐怕不到失敗不止！

這次失敗了，中國所損失的，明明白白要比沒有提案前更兇。第一，北庭在開手交涉時，先鑄大錯，——要求取消，就無異對未取消以前的念一條，加以承認；交涉一失敗，從此替二十一條下了個鐵樁，以後再難動搖了。第二，這樣理直氣壯的外交，國人尚不能力爭得勝利，無異對世界表現「中國民族，是無能力的該受壓迫侵略的民族。」第三，日本從此將更視中國如無人，厲行其傳統的侵略政策。」

失敗後的危險既這樣兇，日本底手腕又那樣敏捷很辣，要不是全國人民起來圖謀，如何得了！現在惟有橫的各地豎的各業，分頭結合起來，實現一個大結合，來支持這危局。這個大結合，應負有兩個使命：一是對外的，是有力量的有辦法的國民外交；一是對內的，是監督北庭；北庭無狀時，就改造個政府出來當外交之衝。

# 演講類

## 青年軍講義（節錄）

韓衍

志士未嘗不用錢，但是志士的錢，要大家用；志士未嘗不喫飯，但是志士的飯，要大家喫。

鐵彈丸最仁愛，亦最殘暴。自救世人用之，則最仁愛；自利己人用之，則最殘暴。敵在眼中，槍在手上，如天與我語，如地與我言，如後有百千萬年之無限萬萬未來之同胞一齊擁出；而此鐵彈丸躊躇又躊躇，以至於無可躊躇，然後機一動，功已成，直行所無事耳。

三人相聚，卽團體也，意見一生，衝突起矣。三人之中，此時看係何人能先退讓。誰能退讓一分，卽誰之道德增進一分。看係何人能終忍受。誰能忍受一分，卽誰之道德鞏固一分。

怒而視人以目。諸君，諸君，此時恰須注意注意！要罵，且慢著開口；要打，且慢著動手。收斂我精神，相對視瞳人。呵呵！原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嚙兩人頭戴的帽，是一般樣；身穿的衣，是一般樣；腳著的鞋，是一般樣。

意見消化了，便是事業。

嗚呼！能忍耐者，以千年爲一日，以百年爲一刻。

置自家一身於身外，即世界主義之起點。

以世界爲家庭，人人之父兄，我得而長之矣；人人之子弟，我得而幼之矣。

以家庭爲世界，我之父兄，人人不長之也，奈何！我之子弟，人人不幼之也，奈何！

膽與識鄰，識不足者膽不足，於是乎練識。

膽與量包，量有餘者膽有餘，於是乎貴量。

量也，識也，二者具備矣，然後濟之以千鈞一髮之小心。

時勢不艱難，人人皆善思而善處之矣，安用吾輩爲？

以四萬萬人之精神爲精神，無論何時何地，我之前後左右，有四萬萬人之祖若宗在；有四萬萬人之子若孫在。

我之道德完備，天地鬼神皆來聽命。道德苟有一絲之可議，魑魅魍魎於我皆有發言權。

無謂之褒崇，無名之愛惜，無足輕重之討論與周旋，皆屬精神上一方面之敵。

孫子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早爲我青年軍嚼爛這個死字。彼以戰之時爲死地，我以生之時爲死地。

彼以一死赴將軍之命令，我以一死爭萬世之是非。

「見義不爲，是無勇也。」義之一字，是世界上一條大路。所貴乎天昏地黑夜半雞未叫時點著燈籠去尋。

名譽愈高，責任愈重；它心愈下，自待愈不足，處事愈有餘。

掀天事業，爲之者如行路，然滿則退，謙則進。

自種之花，看之愈媚。自造之河山，保護之愈慘淡。

### 人權與女權（十一年十一月在南京女師範校講演）

梁啓超

諸君看見我這題目，一定說梁某不通；女也是人，說人權自然連女權包在裏頭，爲什麼把人權和女權對舉呢？哈哈！不通誠然是不通，但這不通題目，並非我梁某人杜撰出來；社會現狀本來就是這樣的，不過照實說，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罷了。

我要出一個問題考諸君一考：『什麼叫做人？』諸君聽見我這話，一定又要說：『梁某只怕瘋了！這問題有什麼難解？凡天地間「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都是人。』哈哈！你這個答案錯了！這個答案只能解釋自然界人字的意義，並不能解釋歷史上人字的意義。歷史上的人，其初範圍是很窄的，

一百個『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之中，頂多有三幾個，得上做『人』，其餘都够不上換一句話說：從前能够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歷史慢慢開展，『人格人』纔漸漸多起來。

諸君聽這番話，只怕越聽越糊塗了。別要著急，等我逐層解剖出來。同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我做得到的事，你也做得到；你享有的權，我也該享有。是不是呢？著啊，果然應該如此。但是從歷史上看來，卻大大不然。無論何國歷史，最初總有一部分人叫做『奴隸』。奴隸豈不也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嗎？然而那些非奴隸的人，只認他們是貨物，不認他們是人。諸君讀過西洋歷史，諒來都知道古代希臘的雅典，號稱『全民政治』，說是個個人都平等都自由。又應該知道有位大哲學家柏拉圖，是主張共和政體的老祖宗。不錯，柏拉圖說凡人都應該參與政治，但奴隸卻不許。爲什麼呢？因爲奴隸並不是人！雅典城裏幾萬人，實際上不過幾千人參與政治，爲什麼說是全民政治呢？因爲他們公認是『人』的都已參與了，賸下那一大部分，便是奴隸，本來認做貨物不認做人。

不但奴隸如此，就是貴族和平民比較，只有貴族算是完完全全一個人，平民頂多不過够得上做半個人。許多教育，只准貴族受，不准平民受；許多職業，只准貴族當，不准平民當；許多財產，只准貴族有，不准平民有。這種現象，我們中國自唐虞三代到孔子的便是如此；歐洲自羅馬帝國以來一直到十八



世紀都是如此

在奴隸制度底下，不但非奴隸的人把奴隸不當人看，連那些奴隸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人」。在貴族制度底下，不但貴族把平民當半個人看，連那些平民也自己覺得我這個人和他那個人不同。如是者渾渾沌沌過了幾千年。

人是有聰明的，有志氣的，他們慢慢的從夢中覺醒起來了！你有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我也有一個鼻子兩隻眼睛，爲什麼你便該如彼，我便該如此？他們心問口，口問心，經過多少年煩悶悲哀，忽然石破天驚，發明一件怪事：『啊啊！原來我是一個人！』這件怪事，中國人發明到什麼程度我且不說。歐洲人甚麼時候發明呢？大約在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他們一旦發明了自己是個人，不知不覺的便齊心合力下一個決心，一面要把做人的條件預備充實，一面要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第一步，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不能讓貴族和教會把學問壟斷。第二步，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當的職業，不許說某項職業該被某種階級的人把持到底。第三步，爲保障前兩事起見，一國政治，凡屬人都要有權過問。總說一句：他們有了『人的自覺』，便發生出人權運動。教育上平等權，職業上平等權，政治上平等權，便是人權運動的三大階段。

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類心力發動起來，什麼東西也擋他不住。『一二三！開步走！』走走走！走到十八世紀末年，在法國巴黎城轟的放出一聲大礮來：『人權宣言！好呀好呀！我們一齊來屬地麼，要自治階級麼，要廢除選舉麼，要普徧黑奴農奴麼，要解放。十九世紀全個歐洲全個美洲熱烘烘鬧了一百年，鬧的就是這一件事。吹喇叭！放爆竹！吃乾盃！成功！凱旋！人權萬歲！從前只有皇帝是人貴族是人僧侶是人，如今我們也和他們一樣，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凡叫做人的都恢復他們資格了。人權萬歲萬萬歲！

萬歲聲中，還有一大部分『圓顛方趾橫目容心』的動物，在那邊悄悄地滴眼淚。這一部分動物，雖然在他們同類中占一半的數量，但向來沒有把他們編在人類裏頭這一部分是誰？就是女子！人權運動，運動的是人權，他們是 women 不是 men，說得天花亂墜的人權，却不關他們的事！

眼淚是最神聖不過的東西。眼淚是從自覺的心苗中纔滴得出來。男子固然一樣的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沒有什麼貴族平民奴隸的分別，難道女子又只有一隻眼睛半個鼻子嗎？當人權運動高唱入雲的時候，又發明一件更怪的事：『啊啊！原來世界上還有許多人！』有了這種發明，於是女權運動開始起來。女權運動，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詞，叫做廣義的人權運動。

廣義的人權運動——女權運動，和那狹義的人權運動——平民運動正是一樣，要有兩種主要條件：第一要自動，第二要有階段。

什麼叫自動呢？例如美國放奴運動，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乃是一部分有博愛心的白人要解放他們。這便是他動不是自動。不由自動得來的解放，雖解放了也沒有什麼價值。不惟如此，凡運動是多數人協作的事，不是少數人包辦的事，所以要多數共同自動。例如中國建設共和政體，僅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動，其餘大多數不管事。這仍算是他動不是自動。像歐洲十九世紀的平民運動，的確是出於全部或大多數的平民自覺自動，其所以能成功而且徹底理由，全在乎此。女權運動能否有意義有價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實自覺自動的程度何如。

什麼叫階段呢？前頭說過：人權運動含有三種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權，二是職業上平等權，三是政治上平等權。這三件事雖然一貫，但裏頭自然分出個步驟來。在貴族壟斷權利的時代，他們辯護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說：我們貴族所有學問智識，你們平民沒有；我們貴族辦得下來的事，你們平民辦不下來。這話對不對呢？歐洲中世的社會情狀的確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紀依然是這種情狀，我不敢保『人權宣言』一定發不出來，即發出來也是空話。所以自文藝復興以來，他們平民第一件最急切

的要求，是要和貴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這種機會陸續到手，他們便十二分努力去增進自己的智識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紀時，平民的智識能力，比貴族只有加高，絕無低下；於是乎一鼓作氣，把平民運動成功了。換一句話說，他們是先把做人條件預備充實，纔能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

他們的女權運動，現在也正往這條路上走。女權運動，也是好幾十年前已經開始了，但勢力很是微微不振。爲什麼不振呢？因爲女子智識能力的確趕不上男子。爲什麼趕不上呢？因爲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他們用全力打破這一關，打破之後，再一步一步的肉薄前去，以前到職業問題，以次到參政權問題。現在歐美這種運動，漸漸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們怎麼樣呢？！說起來，又慚愧，又可憐！連大部分男子也沒有發明自己是個人，何論女子！狹義的人權運動還沒有做過，說什麼廣義的人權運動？所以有些人主張『女權尙早論』，說等到平民運動完功之後再做女權運動不遲。這種話對嗎？不對。歐洲造鐵路，先有了狹軌，漸漸才改成廣軌；我們造鐵路，自然一動手就用廣軌，有什麼客氣？歐洲人把狹義廣義的人權運動分作兩回做，我們併作一回，並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萬不可以忘記：狹軌廣軌固然不成問題；然而沒有築路便想開車，卻是斷斷乎不行的。我說一句不怕諸君嘔氣的話：中國現在男子的智識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但女子又

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幾倍！講女權嗎？頭一個條件，要不依賴男子而能獨立。換一句話說：是要有職業。譬如某學校出了一個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書，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再進一步，假如女子參政權實行規定在憲法，到選舉場中公開講演自由競爭，又誰爭贏誰？以現在情形論，我斗膽敢說：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敗！爲什麼呢？因爲現在女子的智識能力實實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嗎？不然不然，不過因爲學力不夠。爲什麼學力不夠？爲的是從前女子求學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機會。沒有均等機會，固然不是現在女子之過；然而學力不夠，卻是不能諱言的事實。諸君在英文讀本裏頭諒來都讀過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智識卽權力）不從智識基礎上求權力，權力斷斷乎得不到；僥倖得到，斷斷乎保持不住。一個人如此，階級相互間也是如此，兩性相互間也是如此。

講到這裏，我們大概可以得一個結論了。女權運動，無論爲求學運動爲競業運動爲參政運動，我在原則上都贊成；不惟贊成，而且十分認爲必要。若以程序論，我說學第一，業第二，政第三。近來講女權的人，集中於參政問題，我說是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老實說一句：現在男子算有參政權沒有說沒有嗎？約法上明明規定說有嗎？民國成立十一年頭，看見那一位男子曾參過政來還不是在選舉人名冊

上湊些假名，供那班『政棍』買票賣票的工具。人民在這種政治意識之下，就讓你爭得女參政權，也不過每縣添出千把幾百個『趙蘭錢蕙孫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弄幾票生意！我真不願志潔行芳的姊妹們，無端受這種污辱。平心而論，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廢食，這種憤激之譚，我也不願多說了。歸根結底一句：無論何種運動，都要多培實力，少作空談。女權運動的真意義，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從智識能力上力爭上游，務求與男子立於同等地位。這一著辦得到，那麼，競業參政，都不成問題；辦不到，任你攪得海沸塵飛，都是廢話。

諸君啊！現在全國中女子智識的製造場，就靠這十幾個女子師範學校，諸君就是女權運動的基  
本軍隊。莊子說得好，『水之積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諸君要知道自己責任重大，又要知道想盡此責任，除卻把學問做好智識能力提高外別無捷徑。我盼望諸君和全國諸姊妹們，都徹底覺悟自己是一個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個人的資格。將來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協力做廣義的權運動。這回運動成功的時候，真可以權呼人權萬歲了！

### 美國的婦人（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講演）

胡適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請我吃晚飯。席上的遠客，是一位美國女子，代表幾家報館去到

俄國做特別調查員的。同席的是一對英國夫婦，和兩對中國夫婦。我在這個『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發生一個比較的觀察。那兩位中國婦人和那位英國婦人，比了那位美國女士，學問上，智識上，不見得有什麼大區別。但我總覺得那位美國女子和他們絕不相同。我便問我自己道，他與他們不相同之處在那一點呢？依我看來，這個不同之點，在於他們的『人生觀』有根本的差別。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觀』，是一種『良妻賢母』的人生觀。這位美國女子的是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在席上估量這個女子，大概不過三十歲上下，卻帶着一種蒼老的状态，倔強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動，似乎都表示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似乎都會說道『做一個良妻賢母何嘗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許多該盡的責任，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何必定須做人家的良妻賢母纔算盡我的天職，纔算做我的事業呢？』這就是『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看這一個女子單身走幾萬里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險，要想到大亂的俄國去調查俄國革命後內亂的實在情形——這種精神，便是那『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的一種表示，是美國婦女精神的一種代表。

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換言之，便是『自立』的觀念。我並不說美國的婦人個個都不屑做良妻賢母，也並不說他們個個都想去俄國調查革命情形。我但說，依我所觀察，美國的婦女，無論在

何等境遇，無論做何等事業，無論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個『自立』的心。別國的婦女，大概以『良妻賢母』爲目的，美國的婦女，大概以『自立』爲目的。『自立』的意義，只是要發展個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賴別人，自己能獨立生活，自己能替社會做事。中國古代傳下來的心理，以爲『婦人主中饋』，『男子治外，女子主內』；『婦人稱丈夫爲『外子』，丈夫稱妻子爲『內助』。』這種區別，是現代美國婦女所絕對不承認的。他們以爲男女同是『人類』，都該努力做一個自由獨立的『人』，沒有什麼內外的區別的。我的母校康納耳大學幾年前新添森林學一科，便有一個女子要求學習此科。這一科是要有實地測量的，所以到了暑假期間，有六星期的野外測量，白天上山測量，晚間睡在帳篷裏，是很苦的事。這位女子也跟着去做，毫不退縮，後來居然畢業了，這是一條例。列位去年看報，定知有一位美國史天孫女士在中國試演飛行機。去年在美國有一個男子飛行家，名叫 Carlstrom，從 Chicago 飛起，飛了四百五十二英里（約一千五百里）不會中止，當時稱爲第一個遠道飛行家。不到十幾天，有一個女子名叫 Smith，偏不服氣，便駕了他自己的飛行機，一氣飛了六百六十八英里，便勝過那個男飛行家的成績了。這又是一個例。我舉這兩個例以表美國婦女不認男外女內的區別。男女同有在社會上謀自由獨立的生活的天職。這便是美國婦女的一種特別精神。



這種精神的養成全靠教育。美國的公立小學全是『男女共同教育』。每年約有八百萬男孩子和八百萬女孩子受這種共同教育，所發生的效果，有許多好處。男子因為常與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脫去許多野蠻無禮的行爲。（如穢口罵人之類）最大的好處，在於養成青年男女自治的能力。中國的習慣，男女隔絕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見，沒有鑒別的眼光，沒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煩惱的境地，最容易發生不道德的行爲。美國的少年男女，從少受同等的教育，（有幾種學科稍不同）同在一個課堂讀書，同在一個操場打球，有時同來同去，所以男女之間，只覺得都是同學，都是朋友，都是『人』，所以漸漸的把男女的界限都消滅了，把男女的形迹也都忘記了。這種『忘形』的男女交際，是增進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的唯一方法。

以上所說，是小學教育。美國的高級教育，起初只限於男子。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女子的高級教育纔漸漸發達。女子高級教育可分兩種，一是女子大學，一是男女共同的大學。單收女子的高級學校，如今也還不少。最著名的，如：

- (1) Vassar College 在 Poughkeepsie, N. Y. 有一千二百人。
- (11) Wellesley College 在 Wellesley, Mass. 有一千五百人。

- (三) Bryn Mawr College 在 Bryn Mawr, Pa. 有五百人。
- (四) Smith College 在 Northampton, Mass. 有二千人。
- (五) Radcliffe College 在 Cambridge, Mass. 有七百人。
- (六) Barnard College 在紐約有八百人。

這種專收女子的大學，起初多用女子教授，現今也有許多男教授了。這種女子大學往往有極幽雅的校址，極美麗的校舍，極完全的設備。去年有一位中國女學生，陳衡哲女士，做了一篇小說，名叫『日寫』Vassar College 的生活，極有趣味。這篇小說登在去年的留美學生季報第二號。諸位若要知道美國女子大學的內部生活，不可不讀他。

第二種便是男女共同的大學。美國各邦的『邦立大學』都是男女同校的。那些有名的私立大學，如 Cornell, Chicago, Leland Stanford 也都是男女同校。有幾個守舊的大學，如 Yale,

Columbia, Johns Hopkins 本科不收女子，却許女子進他們的大學院。（即畢業院）這種

男女共校的大學生活，有許多好處。第一，這種大學的學科比那些女子大學種類自然更豐富了，因此可以擴張女子高級教育的範圍。第二，可使成年的有正當的交際，共同的生活，養成自治的能力和待

人處世的經驗。第三，男學生有了相當的女朋友，可以增進個人的道德，可以減少許多不名譽的行爲。第四，在男女同班的學科平均看來，女子的成績總在男子之上——這種比較的觀察，一方面可以消除男子輕視女子的心理，一方面可以增長女子自重的觀念，更可以消滅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順男子的心理。

據一九一五年的調查，美國的女子高級教育，約如下表：

#### 大學本科

男：一四一·八三六人

女：……七九·七六三人

#### 大學院

男：……一〇·五七一人

女：……五·〇九八人

#### 專門職業科（如路礦牙醫）

男：……三八·一二八人

女：……一·七七五人

初着這表，似乎男女還不能平等。我們要知道女子高級教育是最近七八十年纔發生的，七八十年內做到如此地步，可算得非常神速了。中美和西美有許多大學中，女子人數或和男子相等，（如

Wisconsin) 或竟比男子還多，(如Northwestern)可見將來未必不能做到高等男女教育完全平等的地位。

美國的婦女教育既然如此發達，婦女的「職業」自然也要發達了。「職業」二字在這裏單指得酬報的工作。母親替兒子縫補衣裳，妻子替丈夫備飯，都不算「職業」。美國婦女的職業，可用下表表示：

一九〇〇年統計

男：二三·七五四·〇〇〇人

女：……五·三一九·〇〇〇人

居全數百分之十八

一九一〇年統計

男：三〇·〇九一·五六四人

女：……八·〇七五·七七二人

居全數百分之二十一

這些職業之中，那些下等的職業如下女之類，大概都是黑人或新入境的歐洲僑民。土生的婦女所做的職業，大抵皆係稍上等的。教育一業，婦女最多。今舉一九一五年的報告如下：

小學校

男教員：一一四·八五一

中學私立  
女教員：四六五·二〇七人  
男教員：……五·七七六人

師範私立  
女教員：……八·二五〇人  
男教員：……一六七人

師範公立  
女教員：……二四九人  
男教員：……二四九人

中學公立  
女教員：……二·九一六人  
男教員：……二六·九五〇人

大學及專門學校  
女教員：……三·五·五六九人  
男教員：……二六·六三六人

女教員：……五·九三一人

了。  
照上表看來，美國全國四分之三的教員，都是婦女，即此一端，便可見美國婦女在社會上的勢力

據一千九百零十年的統計，美國共有四千四百萬婦女。這八百萬有職業的婦人，還不到全數的五分之一，那些其餘的婦女，雖然不出去做獨立的生活，却並不是坐吃分利的，也並不是沒有左右社會的勢力的。我在美國住了七年，覺得美國沒有一樁大事發生，中間沒有婦女的勢力的；沒有一種有價值的運動，中間沒有無數熱心婦女出錢出力維持進行的。最大的運動，如『禁酒運動』，『婦女選舉權運動』，『反對幼童作苦工運動』……幾乎全靠婦女的功勞，纔有今日那麼發達。此外如宗教的事業，慈善的事業，文學的事業，美術音樂的事業……最熱心提倡贊助的人，都是婦女占最大多數。

美國婦女的政治活動，並不限於女子選舉一個問題。有許多婦女極反對婦女選舉權的，却極熱心去幫助『禁酒』及『反對幼童苦工』種種運動。一九一二年大選舉時，共和黨分裂，羅斯福自組一個進步黨。那時有許多婦女都極力幫助這新政黨鼓吹運動，所以進步黨成立的第一年，就能把那成立六十年的共和黨打得一敗塗地。前年（一九一六）大選舉時，從前幫助羅斯福的那些婦女之中，如 *Tune Adams* 之流，因為怨恨羅斯福破壞進步黨，故又多轉過來幫助威而遜。威而遜這一次的大勝，雖有許多原因，但他得婦女的勢力也就不少。最可怪的是這一次選舉時，威而遜對於女子選舉的主張，很使美國婦女失望。然而那些明達的婦女，却不因此便起反對威而遜的心。這便可見他們政治

的知識的程度了。

美國婦女所做最重要的公共活動，大概屬於社會改良的一方面居多。現在美國實行社會改良的事業，最重要的要算『貧民區域居留地』(Social Settlements)。這種運動的大旨，要在下等社會的區域內，設立模範的住宅，與辦演說，遊戲，音樂，補習課程，醫藥，看護等事，要使那些下等貧民有些榜樣的生活，有用的智識，正當的娛樂。這些居留地的運動起於英國，現在美國的各地都有這種『居留地』。提倡與辦理的人，大概都是大學畢業的男女學生。其中婦女更多，更熱心。美國有兩處這樣的『居留地』，是天下聞名的。一處在 Chicago，名叫 Hull House，創辦的人就是上文說的 Jane Addams，這位女士辦這居留地，辦了三十多年，也不知道造了幾多貧民子女，救濟了幾多下等貧家。前幾年有一個『獨立週報』，發起一種選舉，請讀那報的人投票公舉美國十大偉人。選出的十大偉人之中，有一個便是這位 Jane Addams 女士。這也可想見那位女士的聲價了。還有那一處『居留地』，在紐約城，名叫 Henry Street Settlement，是一位 Lillian Wald 女士辦的。這所『居留地』初起的宗旨，在於派出許多看護婦，親到那些極貧苦的下等人家做那些不要錢的看病，施藥，接生等事。後來範圍漸漸擴充，如今這『居留地』裏面有學堂，有會場，有小戲園，有遊戲場。那條亨利街

本是極下等的貧民區域，自從有了這所『居留地』，真像地獄裏有了一座天堂了。以上所說兩所『居留地』，不過是兩個最著名的榜樣，略可表見美國婦女所做改良社會的實行事業。我在美國常看見有許多富家的女子，拋棄了種種貴婦人的快活生涯，到那些『居留地』去居住。那種精神，不由人不贊嘆崇拜。

以上所說各種活動中的美國婦女，固然也有許多是沽名釣譽的人，但是其中大多數婦女的目的，只是上文所說『自立』兩個字。他們的意思，似乎可分三層。第一，他們以為難道婦女便不配做這種有用的事業麼？第二，他們以為正因他們是婦女，所以最該做這種需要細心耐性的事業。第三，他們以為做這種實心實力的好事，是擡高女子地位聲望的唯一妙法：即如上文所舉那位 Jane Addams 做了三十年的社會事業，便被國人公認為十大偉人之一。這種榮譽，豈是沈佩貞一流人那種舉動所能得到的嗎？所以我們可說美國婦女的社會事業，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自立』精神，並且可以表示美國女界擴張女權的實行方法。

以上所說，不過略舉幾項美國婦女家庭以外的活動，如今且說他們家庭以內的生活。

美國男女結婚，都由男女自己擇配。但在一定年限以下，若無父母的允許，婚約即無法律的效力。



今將美國四十八邦法律所規定不須父母允許之結婚年限如下：

(男子可自由結婚年限)

(女子可自由結婚年限)

三十九邦規定二十一歲

三十四邦規定十八歲

五邦規定十八歲

八邦規定二十一歲

一邦規定十四歲

二邦規定十六歲

三邦無法定的年限

一邦規定十二歲

三邦無法定的年限

自由結婚第一重要的條件，在於男女都須要有點處世的閱歷，選擇的眼光，方才可以不致受人欺騙，或受感情的欺騙，以致陷入痛苦的境遇，種下終身的悔恨。所以須要有法律規定的年限，以保護少年的男女。

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有下列的現象：（此表單指白種人而言）

已婚的男子有一六·一九六·四五二人

已婚的女子有一五·七九一·〇八七人

未婚的男子有一一·二九一·九八五人

未婚的女子有 八·〇七〇·九一八人

離婚的男子有 一·三三八·八三二人

離婚的女子有 一·二五一·一六六人

這表中有兩件事須要說明。第一是不婚不嫁的男女何以這樣多？第二是離婚的夫妻何以這樣多？（美國女子本多於男子，故上表前兩項皆女子多於男子。）

第一不婚不嫁的原因約有幾種：

（一）生計一方面，美國的男子非到了可以養家的地位，決不肯娶妻。但是個人謀生還不難，要籌一家的衣食，要預備兒女的教育，便不容易了。因此有家室的便少了。

（二）知識一方面，女子的程度高了，往往瞧不起平常的男子，若要尋恰好相當的智識上的伴侶，却又『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有許多女子往往寧可終身不嫁，不情願嫁平常的丈夫。

（三）從男子一方面設想，他覺得那些知識程度太高的女子，只配在大學裏當教授，未必很配在家庭裏做夫人，所以有許多人決意不敢娶那些『博士派』“Ph. D. type”的女子做妻子。

這雖是男子的謬見，却也是女子不嫁一種小原因。

(四) 美國不嫁的女子，在社會上在家庭中，並沒有什麼不便，也不致損失什麼權利。他一樣的享受財產權，一樣的在社會上往來，一樣的替社會盡力，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白頭『老處女』(old maidens)，他不用慮着死後無人祭祀！

(五) 美國的女子，平均看來，大概不大喜歡做當家生活。他並不是不會做：我所見許多已嫁的女子，都是很會當家的。有一位心理學大家 Hugo Münsterberg 說得好：『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女子，管理家務何嘗不週到，但他總覺得寧可到病院裏去看護病人！』

(六) 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我上文所說那種『自立』的精神，『那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有許多女子，早已選定一種終身的事業，或是著作，『或是貧民區域居留地』，或是學音樂，或是學畫，都可用全副精神，全副才力去做。若要嫁了丈夫，便不能繼續去做了；若要生下兒女，更沒有做這種『終身事業』的希望了。所以這些女子，寧可做白頭的老處女，不情願拋棄他們的『終身事業』。

以上六種都是不婚不嫁的原因。

第二，離婚的原因 我們常聽見人說美國離婚的案怎樣多，便推想到美國的風俗怎樣不好。其

實錯了。第一，美國的離婚人數，約當男人全數千分之三，女子人數千分之四，這並不算過多。第二，須知離婚有幾等幾樣的離婚，不可一筆抹煞。如中國近年的新進官僚，休了無過犯的妻子，好去娶國務總理的女兒，這種離婚是該罵的。又如近來的留學生，吸了一點文明空氣回國後，第一件事便是離婚，却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氣是機會送來的，是多少金錢買來的；他的妻子要是有了這種好機會，也會吸點文明空氣，不致於受他的奚落了。這種不近人情的離婚，也是該罵的。美國的離婚，雖然也有些該罵的，但大多數都有可以原諒的理由。因為美國的結婚總算是自由結婚；而自由結婚的根本觀念，就是要夫婦相敬相愛，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後可以有形體上的結婚。不料結婚以後，方才發現從前的錯誤，方才知道他兩人決不能有精神上的愛情。既不能有精神上的愛情，若還依舊同居，不但違背自由結婚的原理，並且必致於墮落各人的人格，決沒有良好的結果，更沒有家庭幸福可說了。所以離婚案之多，未必全由於風俗的敗壞，也未必由於個人人格的尊貧。我們觀風問俗的人，不可把我們的眼光胡亂批評別國禮俗。

我所聞所見的美國女子之中，很有許多不嫁的女子。那些鼎鼎大名的 Jane Addams, Lillian Wald 一流人，自不用說了。有的終身做老女在家享受安閒自由的清福。有的終身做教育事業，覺得

個個男女小學生都是他的兒女一般，比那小小的家庭好得多了。如今單舉一個女朋友做例。這位女士是一個有名的大學教授的女兒，學問很好，到了二十幾歲上，忽然把頭髮都翦短了，把從前許多的華麗衣裙都不要了。從此以後，他只穿極樸素的衣裳，披着一頭短髮，離了家鄉去到紐約專學美術。他的母親是很守舊的，勸了他幾年，終勸不回頭。他拋棄了世界的家庭清福，專心研究一種新畫法；又不肯多用家中的錢，所以每日自己備餐，自己掃地。他那種新畫法，研究了多少年，起初很少人賞識，前年他的新畫在一處展覽，居然有人出重價買去。將來他那種畫法，或者竟能自成一家也未可知。但是無論如何，他這種人格，真可算得『自立』兩個字的具體的榜樣了。

這是說不嫁的女子。如今且說幾種已嫁的婦女的家庭。

第一種是同具高等學問，相敬相愛，極圓滿的家庭。如大哲學家 John Dewey 的夫人，幫助他丈夫辦一個『實驗學校』，把他丈夫的教育學說實地試驗了十年，後來他們的大女兒也研究教育學，替他父親去考察各地的教育運動。又如生物學家 Comstock 的夫人，也是生物學名家，夫婦同在大學教授，各人著的書都極有價值。又如經濟學家 Alvin Johnson 的夫人，是一個哲學家，專門研究 Aristotle 的學說，很有成績。這種學問平等的夫婦，圓滿的家庭，便在美國也就不可多得了。

第二種是平常中等人家，夫妻同艱苦，同安樂的家庭。我在 Ithaca 時，有一天晚上在一位大學教授家吃飯。我先向主人主婦說明，我因有一處演說，所以飯後怕不能多坐。主人問我演什麼題目，我說：『中國的婚姻制度。』主人說：『今晚沒有他客，你何不就這裏試演一次？』我便取出演說稿，挑出幾段，讀給他們聽。內中有一節講中國夫妻結婚之前，雖然沒有愛情，但是成了夫婦之後，有了共同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種同艱苦的生活也未嘗不可發生濃厚的愛情。我說到這裏看見主人擡起頭來，望着主婦，兩人似乎都很爲感動。後來他們告訴我，說他們都是苦學生出身，結婚以來，雖無子女，却同受了許多艱苦。近來境况稍寬裕了，正在建築一所精緻的小屋。他丈夫是建築工程科教授，自己打圖樣，他夫人天天去監督工程。這種共同生活可使夫婦愛情格外濃厚，家庭幸福格外圓滿。

又一次，我在一個人家過年。這家夫婦兩人，也沒有兒女，却極相敬愛，同嘗艱苦。那丈夫是一位化學技師，因他夫人自己洗衣服，便想出心思替他造一個洗衣機器。他夫人指着對我說：『這便是我的丈夫今年送我的聖誕節禮物了。』這位夫人身體很高，在廚房做事不很方便，因此他丈夫便自己動手把廚房裏的桌腳添高一尺。這種瑣屑小事，可以想見那種同安樂，同艱苦的家庭生活了。

第三種是夫婦各有特別性質，各有特別生活，却又都能相安相得的家庭。我且舉一個例，有一個

朋友在紐約一家洋海轉運公司內做經理，天天去公司辦事。他的夫人是一個『社交婦人』，"socially woman"，善於應酬，懂得幾國的文學，又研究美術音樂。每月他開一兩次茶會，到的人，有文學家，也有畫師，也有音樂家，也有新聞記者，也有很奢華的『社交婦人』，也有衣飾古怪披著頭髮的『新婦女』，"the new woman"。這位主婦四面招呼，面面都到來的人從不得見男主人，男主人也從來不與聞這種集會。但他們夫婦却極相投相愛，決不因此生何等間隔。這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家庭。

第四種是『新婦女』的家庭。『新婦女』是一個新名詞，所指的是一種新派的婦女，言論非常激烈，行爲往往趨於極端，不信宗教，不依禮法，却又思想極高，道德極高。內中固然也有許多假裝的『新婦女』，口不應心，所行與所說大相反悖的。但內中實在有些極有思想極有道德的婦女。我在 Ithaca 時，有一位男同學，學的是城市風景工程，却極喜歡研究文學，做得極好的詩文。後來我到紐約不上一個月，忽然收到一個女子來信，自言我是這位同學的妻子，因爲平日聽他丈夫說起我，故很想見我。我自然去見他，談起來，纔知道他是一個『新婦人』，學問思想都極高尚。他丈夫那時還在 Cornell 大學的大學院研究高等學問。這位女子在 Columbia 大學，做一個打字的書記，自己謀生，每星期五六夜去學高等音樂。他們夫婦隔開二百多英里，每月會見一次，他丈夫繼續學他的風景工程，他夫人

繼續學他的音樂。他們每日寫一封信，雖不相見，却真和朝夕相見一樣。這種家庭幾乎沒有『家庭』可說；但我和他們做了幾年的朋友，覺得他們那種生活，最足代表我所說的『自立』的精神。他們雖結了婚，成了夫婦，却依舊做他們的『自立』生活。這種人在美國雖屬少數，但很可表示美國婦女最近的一種趨向了。

### 結論

以上所說『美國的婦女』，不過隨我個人見聞所及，略舉幾端，既沒有『邏輯』的次序，又不能詳盡。聽者讀者心中必定以為我講『美國的婦女』，單舉他們的好處，不提他們的弱點，未免太偏了。這種批評，我極承認。但我平日的主張，以為我們觀風問俗的人，第一個大目的在於懂得人家的好處。我們所該學的，也只是人家的長處。我們今日還不配批評人家的短處。不如單注意觀察人家的長處在什麼地方。那些外國傳教的人，回到他們本國去捐錢，到處演說我們中國怎樣的野蠻不開化，他們錢雖捐到了，却養成一種賤視中國人的心理。這是我所最痛恨的。我因為痛恨這種單摘人家短處的教士，所以我在美國演說中國文化也只提出我們的長處，如今我在中國演說美國文化，也只注重他們的特別長處。



如今所講美國婦女特別精神只在他們的自立心只在他們那種『超於良妻賢母人生觀』這種觀念是我們中國婦女所最缺乏的觀念。我們中國的姊妹們若能把這種自立的精神來補助我們的依賴性質，若能把那種『超於良妻賢母人生觀』來補助我們的『良妻賢母』觀念，定可使中國女界有一點『新鮮空氣』，定可使中國產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這種『自立』的精神，帶有一種傳染的性質。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帶有傳染的性質。將來這種『自立』的風氣，像那些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傳越遠，漸漸的造成無數『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做的事業。有了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產生良善的社會。良善的社會，決不是如今這些互相依賴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說那種『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其實是善良社會絕不可少的條件。這就是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微意了。

民國七年九月

# ● 序傳類

## 新青年宣言

本誌具體的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表。社員各人持論，也往往不能盡同。讀者諸君或不免懷疑，社會上頗因此發生誤會。現當第七卷開始，敢將全體社員的公同意見，明白宣布。就是後來加入的社員，也共同擔負此次宣言的責任。但「讀者言論」一欄，乃為容納社外異議而設，不在此例。

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

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份。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我們新社會的新青年，當然尊重勞動；但應該隨個人的才能興趣，把勞動放在自由愉快藝術美化的地位，不應該把一件神聖的東西當做維持衣食的條件。

我們相信人類道德的進步，應該擴張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對於世界各種民族，都應該表示友愛互助的情誼。但是對於侵略主義占有主義的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

我們主張的是民衆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

我們雖不迷信政治萬能，但承認政治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會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無職業做標準，不拿有無財產做標準；這種政治，確是造成新時代一種必經的過程，發展新社會一種有用的工具。至於政黨，我們也承認他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但對於一切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

我們相信政治道德科學藝術宗教教育，都應該以現在及將來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爲中心。

我們因爲要創造新時代新社會生活進步所需要的文學道德，便不得不拋棄因襲的文學道德

中不適用的部分。

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我們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權利，已經是現在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並且希望他們個人自己對於社會責任有澈底的覺悟。

我們因為要實驗我們的主張，森嚴我們的壁壘，寧歡迎有意識有信仰的反對，不歡迎無意識無信仰的隨聲附和。但反對的方面沒有充分理由說服我們以前，我們理當大膽宣傳我們的主張，出於決斷的態度；不取鄉愿的，紊亂是非的，助長惰性的，阻礙進化的，沒有自己立腳地的調和論調；不取虛無的，不着邊際的，沒有信仰的，沒有主張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

## 新生活

（爲新生活雜誌第一期做的）

胡適

那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沒有事做，閑的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打了四兩白干，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的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打起架來。後來李四哥來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了四兩白干，喝的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的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爲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可不是糊塗嗎？』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塗，請張大哥大量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三哥也來了。他們三缺一，要你陪他們打牌。你坐下來，打了十二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得家來，大嫂子怪你不該賭博，你又懊悔的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呵，我爲什麼要陪他打牌呢？可不是糊塗嗎？』

諸位，像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塗生活，糊塗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爲什麼。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說得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爲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爲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裏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生的生活。畜生的生活只是糊塗，只是胡混，只是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如此做。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件事回得出一個爲什麼？

我爲什麼要幹這個？爲什麼不幹那個？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中國人却能做這種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十分難，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不那樣做，就可以漸漸的做到我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爲什麼』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們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爲什麼——爲什麼不把辮子剪了？爲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腳放了？爲什麼大嫂子臉上搽那麼多的脂粉？爲什麼出棺材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娶媳婦也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爺媽？爲什麼這個爲什麼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會覺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諸位，我們恭恭敬敬請你們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 吳虞文錄序

胡適

凡是到過北京的人，總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漫漫撲人的塵土裏，他們抬着一桶水，慢慢的歇下來，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遠又均勻。水洒着的地方，塵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陽，偏偏不肯幫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盡的大街上。那水洒過的地方，一會兒便晒乾了；一會兒風吹過來或汽車走過去，那漫漫撲人的塵土又飛揚起來了！洒的儘管洒，晒的儘管晒。但那些藍襖藍褲露着胸脯的清道夫，並不因為太陽和他們作對就不洒了。他們依舊一勺一勺的洒將去，洒的又遠又均勻，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們才抬着空桶，慢慢的走回去，心裏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他站在那些不盡頭的長路上，眼睛裏，嘴裏，鼻子裏，頭頸裏，都是漫漫撲人的孔渣孔滓的塵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見那無數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塵霧裏撞來撞去，撞的破頭折腳。因此他發憤做一個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擔辛辛苦苦挑來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塵迷漫的大街上。他洒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錢，還時時被那無數喫慣孔塵的老頭子們跳着脚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識得這種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街上妨礙行人。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有時候他洒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遠遠的覩見那不盡頭的

大路的那一頭好像也有幾個人在那裏洒水清道，他的心裏又高興起來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來了。於是他仍舊挑了水來，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洒旋乾的長街上去。

這是吳先生的精神。吳先生和我的朋友陳獨秀是近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麼遠，但精神很有相同之點。獨秀攻擊孔丘的許多文章（多載在新青年第二卷），專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觀念。當那個時候，吳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許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觀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觀念。吳先生是學過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不同。吳先生自己說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游東京，曾有數詩，注中多非儒之說。歸蜀後，常以六經，五禮通考，唐律疏義，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條之文，與老莊，孟德斯鳩，甄克思，穆勒，約翰，斯賓塞，爾，遠藤隆吉，久保天隨諸家之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比較對勘。十年以來，粗有所見。

吳先生用這個方法的結果，他的非孔文章大體都注重那些根據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俗。他先證明這些禮法制度都是根據於儒家的基本教條的，然後證明這種禮法制度都是一些嚙人的禮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從思想方面指出自老子以來也有許多古人不滿意於這



些欺人吃人的禮制，使我們知道儒教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評與攻擊了。何況在現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

吳先生的方法，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我們對於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應該研究他在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影響？『他產了什麼樣子的禮法制度？他所產生的禮法制度，發生了什麼效果？增長了或是損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麼樣子的國民性？助長了進步嗎？阻礙了進步嗎？』這些都是批評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的標準。用這種實際的效果去批評學說與宗教，是最嚴厲又最平允的方法。吳先生雖不曾明說他用的是這種實際主義的標準，但我想他一定贊成我這個解釋。

那些衛道的先生們也知道這種實際標準的厲害，所以他們想出一個躲避的法子來。他們說：『這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人的誤解孔道的結果。你們罵來罵去，只罵着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一班人，却罵不着孔老先生。』於是有人說禮運大同說是真孔教（康有為先生）；又有人說四教、四絕、三愼，是真孔教（顧實先生）。關於這種遁辭，獨秀說的最痛快：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爲二。且謂孔教爲後人所』

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新青年二卷四號）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喫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爲二千年喫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去！

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

十·六·一六

## 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蔡元培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僞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哲學史。所以

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纔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原；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見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爲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

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衆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卻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迹。便從老子到韓非，古人畫分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實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卻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溼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著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讀者莫見笑，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我要仿從前八股家做策冒的樣子，先將我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寫出個概略來。

## 水滸新敘

陳獨秀

『赤日炎炎似火燒，田中禾黍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這四句詩就是施耐庵做水滸傳的本旨。

水滸傳的理想不過爾爾，並沒有別的深遠意義，爲什麼有許多人愛讀他？

是了是了！文學的特性重在技術，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學家的事。文學家的使命，并不是創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學技術，描寫時代的理想，供給人類高等的享樂。

在這一點看起來，我們就可以明白許多人愛讀水滸傳的緣故了。

在文學的技術上論起來，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寫個性十分深刻，這正是文學上重要的。中國戲劇的缺點，第一就是沒有這種技術。

亞東圖書館將新式標點加在水滸傳上翻印出來，我以爲這種辦法很好，愛讀水滸傳的人必因此加多。他們要求我做篇敘，我沒甚多話說，惟有指出這書主要的理想和技術，請讀者注意。

民國九年七月七日，陳獨秀叙。

## 火災序

顧頡剛

聖陶將一年半以來所做的小說繼續編成一集，就取第七篇的名字——火災——做這一集的名字；並且囑我做上一篇序。我在隔膜的序上原說過：他寄給我的信有好許多可以說明他的環境和思想的，但放在北京，不便取覽。若得把他的信札聚合攏來，等隔膜再版或編成第二集時加上一篇續序，最是我的願望。現在聖陶要我履行這個約言，但我的身子給環境束縛住了，沒法到北京去，這個願望是白白的許下了。我自己很知道沒有文學的才性，又沒有文學的修養，所以做隔膜序時，只把聖陶的歷史敘述了一遍，而不敢批評他的文藝作品。我所能為聖陶作序的話，除了不在手頭的信札以外，可以說是已經說盡了。已經說盡了能說的話，而聖陶又是敦促我做第二集的序，這使我不得不僭越而批評他的文藝作品。但這是我做文藝批評的第一回，我很沒有自信的膽量，所以專注目在他的思想，而不及他的藝術，使得範圍可以縮小一點。

隔膜這一集，最使我感動的是下一半。這一半寫的情感，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極深刻的。聖陶在阿鳳一篇裏說：



「世界的精魂，是愛，生趣，愉快。」

他理想中有一個很美滿的世界的精魂！他秉着這個宗旨，努力的把他描寫出來，可說是成功了。試看這篇裏，寫學校中認爲頑皮的學生和低能的兒童，婆婆認爲生氣的養媳婦，在平常人的眼光之下，真是不足掛齒的人物。但這輩不足掛齒的人物的內心裏，正包含着無窮的生趣和愉快。至於沒合理會的蠢婦人，腦筋單簡的農人和老媽子，他們也都有極深摯的慈愛在他們的心底裏。他們雖是住在光線微弱的小屋裏，過得很枯燥的生活，雖是受着長輩的打罵，旁人的輕視，得不到精神的安慰，但是「愛，生趣，愉快」是不會給這些環境滅絕掉的。不但不會滅絕，並且一旦達到了伸展的機會，就立刻會得生長發達。這時候，從前的痛苦一切都忘了，他們就感受到人生的真實意義了。

平伯說，「讀綠衣到方老太讀信的一段，不禁淚下。」這是聖陶描寫真切的效果。我最愛讀的是潛隱的愛，對於陳家二奶奶正與平伯對於綠衣有同樣的感覺。二奶奶的境遇可悲極了：沒有人愛他，沒有人理她，她又是一個蠢笨的婦人，她的生死和世界沒有一點關係；但她的內心裏蓄着極豐富的慈愛，而這極豐富的慈愛只能殷偷偷摸摸的發洩在鄰家的孩子身上，她的心靈是何等的偉大，她已把全世界的垢污洗刷去了。我讀了這一篇，使我覺得她真是一個愛之神，世界上沒有她，真不知要變

成何等的枯燥和寂寞。我恨不得到她的身旁，拭去了她的淚，安慰着她的心，幫着她照顧她的心愛的孩子，雖是明知當着她的面，仍不過是一個蠢笨的鄉下婦人。

我們生存在這種冷酷的社會裏，受着一切的逼迫，不由得不把人的本性一天一天的消失了。我們感到用了真性情處世的容易受挫折，於是各人把自己的心深深的掩埋着，專用着音片說話。我們感到愛人的徒然自苦，自私的可以得到實惠，於是用了全力去做自私的事，凡是能發達到自私的效果的，一切都可做得，不管矯飾和欺騙。我們的生命固然保存了，但生命的源泉——愛，生趣，愉快——是喪失了。讀了聖陶的小說，只使得我們對於非人的行為起了極端的憎惡，而對於人的本性起了親切的反省和眷戀，希望把已經失去的寶物重新尋了回來。世上像二奶奶這般的人正不知有多少，他們是弱者，他們的愛在不自然的境界中，從血和淚裏洗刷出來，愈覺得光明澄澈，他們有種種不同的悲哀和歡樂的心境，可以幫助人們去搜尋已經失掉的寶物。但那得借了聖陶一枝筆，把他們都寫了出來呢！

在第二集裏，寫出這種傾向的有地動，小蜆的回家，醉後，義兒等篇。地動裏的明兒，因為他的父親的故事講話裏說一個小孩子流落到遠方，不能看見母親，就引起了他的最初的悲哀，哭得至於嗚咽

了。小蜆的回家裏的孩子，因為對於殺了一隻有母親的蝦的懺悔，把一個別人送與他的小蜆投到河中，讓她去看她的母親。醉後裏的季亮，因了一個初見面的娼妓對他講了幾句真情的話，使他在醉中感受潛隱的悲哀的無奈，引起了永久的悵惘。這都不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施愛，也不是爲了歷久的情愫而生眷戀，只是他們正在伸展他們的本性；他們已經用了他們的愛，把全世界融成一個不可分解的實體，沒有什麼喚做「我」喚做「人」的界限了。

義兒一篇，很可與第一集的一課合看。明明是很有生趣很能自己尋出愉快的小孩，但社會上一定要把他們的生趣和愉快奪去了。甚至於最愛他的母親，也受了社會上的暗示，看着他的生趣和愉快，反而惹起了她的惱怒和悲感。義兒的叔父自詡他處置義兒的祕訣，就是永遠不將好顏臉對他。讀了這篇，不由得使人感到冷酷的社會所需要的分子乃是沒有生趣的人；越是冥漠無情，越容易在社會上占到隱固的地位；而其所排斥的，乃是天才和沒有失掉本性的人。社會上如此的冷酷，也並不是有意，實在他們的寶物失去了多時了，沒有人發出尋覓的呼聲，他們就想不到寶物的可愛，一任生物上了錯誤的道路——而一般人方以爲正應如此！

要享受人生的愉快，是社會上所不容；但要往下墮落時，社會上卻是很樂意的招接。聖陶的小說

中，以描寫教育界的情形爲多。試看樂園中小學教師爲了喫不飽飯，使得他們的身體雖在教室，他們的心卻在「機會之流」的旁邊切迫的期待。等不到機會的，只得時常到小茶館裏，承攬鄉下人的香疏書寫，得到一點青菜，雞子。以致到了上課的鐘點，學生在學校裏鬧得翻了，教師還是在小茶館捧着茶壺。這難道是小學教師的自願墮落麼？飯這一篇，寫得更顯著，教師爲了沒了錢，只得自己上街買菜，以致誤了上課的時刻；學務委員爲了要從教師身上括下錢來，所以板了面孔責備他，罰去他的薪俸。這種在經濟勢力的高壓之下，一層層生出的墮落，也是他們自己願意的麼？所以脆弱的心裏，莫先生聽了許博士的演說，當時很能領受他的意義，知道小學教師有無窮的趣味，並且有運轉社會的可能，然而到他自己正爲小學教師的時候，他的興奮又退了。究竟這脆弱的心是他的本質呢？還是社會上逼成的呢？聖陶在苦菜裏有幾句話道：

「凡從事X的，厭惡X，便致怠業。」

「X決無可以厭惡的地方，可厭惡的乃是糾纏着X的附生物。去掉這附生物，纔是治病除根的法子。」

他酷望着一切的生活都成了藝術的生活，但實際上一切的生活都給他們的附生物糾纏住了，以致

只有墮落而無愉快。這是何等煩悶的事！

把上面的許多話歸納起來，就是聖陶做小說的一貫的宗旨：

人心本是充滿着愛的，但給附生物遮住了，以致成了隔膜的社会。人心本是充滿着生趣和愉快的，但給附生物糾纏住了，以致成了枯燥的社会。然而隔膜和枯燥，只能在人事的外表糊得密不通風，卻不能斷截內心之流；只能逼迫成年人和服務於社会的人就他的範圍，卻不能損害到小孩子和鄉僻的人。這一點僅存的「愛，生趣，愉快」，是世界的精魂，是世界所以能殼維繫着的緣故。

喚起世界的精魂，鼓吹全人類對於人的本性都有眷戀的感情，尋覓的願望，這是聖陶的責任。「如何可以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現實生活的損害？」這是我們讀了聖陶的小說以後應當激起的煩悶，應當要求解決的問題。

一九二三，三，二五。

### 許怡蓀傳

胡適

我的朋友許怡蓀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點半鐘。死的前十幾天，他看見報紙上說我幾個朋友因為新舊思潮的事被政府驅逐出北京大學。他不知是謠言，一日裏寫了

兩封快信給我，勸我們切不可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憤慨。（三月五日信）他又說，『無論如何，總望不必憤慨，仍以冷靜的態度處之……所謂經一回的失敗，長一回的見識』（三月五日第二信）這就是怡蓀最末一次的信。到了三月十七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還說是感冒，也不會請醫生診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覺得病不輕，方才用電話告訴幾個同鄉。明天他們來時，怡蓀的呼吸已促短，不很能說話。河海工程學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醫院，醫院中人說這是流行的時症，轉成肺炎；他的脈息都沒有了，醫院不肯收留。拾回之後，校長許肇南先生請有名的中醫來，也是這樣說，不肯開方。許先生再三求他，他纔開了四味藥，藥未煎好，怡蓀的氣已絕了！

怡蓀是一個最忠厚，最誠懇的好人，不幸死的這樣早……這樣可慘！我同怡蓀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爲人，很知道他一生學問上的變遷進步。我覺得他的一生，處處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模範，因此，我把他給朋友的許多書信作材料，寫成這篇傳。

怡蓀名棣常，從前號紹南，後來纔改做怡蓀。他是安徽績溪十五都礪頭的人。先進績溪仁里的思誠學堂，畢業之後，和他的同學程幹豐，胡祖烈，程敷模，程幹誠等人同來上海求學。他那幾位同學都進了吳淞復旦公學，只有怡蓀願進中國公學。那時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後來中國公學解散，同學

組織中國新公學，怡蓀也在內，和我同住競業旬報館。後來怡蓀轉入復旦公學，不久他的父親死了，（庚戌）他是長子，擔負很重，不能不往來照應家事，所以他決計暫時不進學校，改作自修工夫，可以自由往來。決計之後，他搬出復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怡蓀回浙江孝豐——他家有店在孝豐——我也去北京應賠款留學宮費的考試。我們兩人從此一別，七個足年不曾相見。我到美國以後，怡蓀和我的朋友鄭仲誠同到西湖住白雲菴，關門讀國學舊書，帶着自修一點英文（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明年辛亥，我的朋友程幹豐（樂亭）病死。怡蓀和他最好，心裏非常悲痛，來信有『日來居則如有所失，出則不知所之，念之，心輒淒然而淚下；蓋六載恩情，其反動力自應如是。』（辛亥四月十四日信）那年五月怡蓀考進浙江法官養成所，他的意思是想『稍攻國法，私法，及國際法，期於內政外交可以洞曉；且將來無論如何，皆須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一日信）但是那學堂辦得不很滿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後，他就不進去了。他來信說，『讀律之舉，去歲曾實行之，今年又復捨去；蓋因校中組織未善，徒襲取東夷皮相……人品甚雜，遽條戚施之態，心素惡之，故甚不能側身其間以重違吾之本心也。』（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信）

那一年怡蓀仍舊在西湖讀書。民國二年他決意到日本留學，四月到東京進明治大學的法科，五

月來信說：『君既去國，樂亭復云亡。此時孤旅之跡，若迷着惘，蓬轉東西，而終無所棲泊。本擬屏迹幽遐，稍事根柢學問，然非性之所近……恐於將來爲己爲人，一無所可……去歲以來，思之重思之，意擬負笈東瀛，一習拯物之學。然因經濟困難，尙未自決。嗣得足下第二手書，慰勉有加，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吾何幸而得此於足下……遂於陰曆正月間馳赴茗上，料理一切，期於必行。』（二年五月十七日信）

他到日本後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匯款不通，他決計回國，臨走時他寫長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說：『自古泯琴之會，滄海橫流，定危扶傾，宜有所託。寄斯任者，必在修學立志之士，今既氣運已成，亂象日著，雖有賢者不能爲力。於此之時，若舉國之士盡入漩渦，隨波出沒，則不但國亡無日，亦且萬劫不復矣。在昔東漢之末，黃巾盜起，中原鼎沸，諸葛武侯高臥隆中，心不爲動。豈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人而能忘情國事者乎？誠以亂茲方寸，於事無益耳。丁此亂離，敢惟足下致意焉。』

這封信寄後，因道路不平靖，他竟不能回國。那時東京有一班人發起一個孔教分會，怡葆也在內。他是一個熱心救國的人，那時眼見國中大亂，心裏總想尋一個根本救國方法；他認定孔教可以救國，又誤認那班孔教會的人都是愛國的志士，故加入他們的團體。他那時對於那班反對孔教會的人，很不滿意，來信有『無奈東京留學界中，大半趨奉異說，習氣已深，難與適道』的話。（同上）這時代的怡



孫，完全是一個主張復古的人。他來信有論孔教會議決『羣經並重』一段，說『以余之意，須側重三禮。蓋吾國三代之時，以禮治國，故經國之要盡在三禮。近日東西各國每以法律完備自多，豈知吾國數千年已有威儀三百，禮儀三千，以禮治國，精審完美，必不讓於今日所謂法治國也。且一般人多主張以孔子爲宗教家。既認爲宗教，則於方式，亦不可不講。冠婚喪祭，宜復於古，方爲有當耳。』(同上)我回信對於這主張，很不贊成。明年(民國三年)怡蓀寫了一封楷書六千字的長信同我辯論，到了這時候，怡蓀已經看破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來信有云：『近日之孔教會不脫政黨窠臼，所謂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夢見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會，其猶孔子所謂「死不若速朽之爲愈也」(二年四月一日信)怡蓀本來已經搬進孔教會事務所裏，替他們籌成立會和辦『大成節』的慶祝會的事，很熱心的。後來因爲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來，住在辰實館。(二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這時候仍舊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國，不過他的孔教觀念已經不是陳煥章一流人的孔教觀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長信裏，說他提倡孔教有三條旨趣：(一)闡發孔子之真精神，爲革新之學說，以正人心；(二)保存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必須昌明孔孟學說，以爲保障；(三)吾國古代學說如老荀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皆可並行不背；欲言孔教，正猶振衣者之必提其領耳。』(三年

四月十日信)

這時候怡葆所說『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說的『微言大義』。所以他那信裏說：『至於近世，人心陷溺已至於極，泯彝之禍，未知所屆。及今而倡孔教以正人心，使此後若有竊國者興，亦知所戒，則猶可以免於大禍也。』後來袁世凱用了種種卑污手段，想做皇帝，東京的孔教會私造了許多假圖章，捏名發電『勸進』。怡葆的希望從此一齊打破。所以後來來信說：『時局至此，欲涕無從。大力之人，負之狂走，其於正義民意，不稍顧恤。所謂道德者，已被輕薄無餘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

又第二條所說『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他的意思是專指家族制度。原信說：『晚近世衰道微，泰西個人功利等學說盛行，外力膨脹，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界，則東亞社會制度中堅之家族制，必為所衝決。此中關係甚鉅，國性滅失，終必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欲言孔教，夫豈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

怡葆這種觀念，後來也漸漸改變。最後的兩年，他已從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後來不但不滿意於舊式的家族制，並且對於社會政治的組織也多不滿意。去年來信竟說『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為人類罪惡之源泉，而又無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靜念，神智常為惘惘也。』(七年九月八日信)復古的怡葆，此時已變成了社會革新

## 家的怡孫。

至於第三條所說『老，苟，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的話，我當時已經極力同他辯論，後來他稍稍研究諸子學，主張也漸漸改變。我在美國的時候，要用俞樾的讀公孫龍子，遂寫信請怡孫替我尋一部俞樾雜纂。他因為買不到單行本子，所以到上野圖書館去替我鈔一部讀公孫龍子。我那時正在研究諸子學，作為博士論文。怡孫屢次來信勸勉我；有一次信上說，『世言東西文明之糅合，將生第三種新文明。足下此舉將為之導線，不特增重祖國，將使世界發現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這種地方不但可以見得怡孫鼓舞朋友的熱心，並且可見得他對於儒家與非儒家學說的態度變遷了。

以上述怡孫對於孔教的態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論孔教問題，下半論政治問題。怡孫的政治思想，前後共經過幾種根本的變遷。那封信裏所說可以代表他的基本觀念是『政治中心』的觀念。他說：『以余觀於吾國近數十年來之政局，政治之重點，亦常有所寄。蓋自湘鄉柄政以後，移於合肥。合肥將死……疏薦項城以代。項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勢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歷世而愈大……辛亥之際，失其重點，故常震撼不寧，其在民質未良之國，政治中心宜常寄於一部分之人，否則馴至於亂……再以今日時勢推之，其繼項城而起者，其必為段氏祺瑞乎？』（三年四月十日信）這時

代的怡孫所主張的是一種變相的『獨頭政治』他說：『一國改進之事，不宜散漫，尤須自上發之』（同上）他那時推測中國的將來，不出三條路子：『若天能挺生俊傑，如華盛頓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國之重，別開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時局而善扶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趨。（適按此指政黨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終至以武力解決……此則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怡孫一生真能誠心愛國，處處把『救國』作前提，故凡他認為可以救國的方法，都是好的。如袁政府當時的惡辣政策，怡孫也不根本否認。他說：『吾人之於政府，固常望其發奮有為，自脫於險，苟有利於吾國吾民者，犯衆難以為之可也；能如諸葛武侯，克林威爾之公忱自矢，其心跡終可大白於天下，而吾人亦將謳歌之不暇，豈忍議其後乎？若計不出此，徒攬天下之威福以為一姓之尊榮，是則非吾人之所敢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載，錄他寄胡紹庭的信）可見怡孫當時不滿意於袁政府，不過是為他的目的不在救國而在謀一姓的尊榮。至於嚴厲的政策和手段，他並不根本反對。他說：『總之，政治之事無絕對至善之標準，惟視其時之如何耳。』（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過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實行，雲南貴州的革命接着起來，民國五年帝制取消，不久袁世凱也死了。

那時怡葆對於國事，稍有樂觀，來信說：『國事頃因陳（其美）斃於前，袁（世凱）殂於後，氣運已轉，國有生望。蓋陳死則南方暴烈惡徒無所依附，而孫中山之名譽可復。袁滅則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日信）那時怡葆所推算的段祺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怡葆來信說：『開段之爲人，悃悞無華，而節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風。倘國人悔禍，能始終信賴其爲人，則勘亂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見那時怡葆還是主張他的『政治中心』論。

怡葆在明治大學於民國五年夏間畢業。七月中他和高一涵君同行回國。那時段內閣已成立，閣員中很有幾個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裏還是黨爭很激烈，暗潮很利害。怡葆回國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樂觀很受了一番打擊，於是他的政治思想遂從第一時代的『政治中心』論變爲第二時代的『領袖人才』論。他說：『國事未得大定，無知小人尙未厭亂，而有志君子真能愛國者，甚鮮其人。如今日現狀雖有良法美制，有用無體，何以自行欲圖根本救濟，莫如結合國中優秀分子，樹爲政治社會之中堅。如人正氣日旺，然後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蒐集同志，組一學會，專於社會方面樹立基礎，或建言論，或辦學校，務爲國家樹人之計。』（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君信）他又說：『今日第一大患在於人材太少。然人材原隨時而生，惜無領袖人物能組織團體，鍛鍊濯磨，俾其如量發揮；』

徒令情勢渙散，雖有賢能亦不能轉移風氣。志行薄弱者，又常爲風氣所轉移……是知吾國所最缺乏者，尚非一般人才而在領袖人才也。審矣。」（六年舊七月十日信）當第三次革命成功時，在美洲寄信給怡蓀說，這一次國民進步兩黨的穩健派互相攜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勢看來，新政府裏面大概是進步黨的人居多數。我很盼望國民黨不要上台，專力組織一個開明強健的在野黨，做政府的監督，使今日『穩健』不致流爲明日的腐敗。我這種推測完全錯了。倒袁以後，國民黨在內閣裏竟居大多數，進步黨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台。後來黨見越鬧越激烈，鬧得後來，督軍團干預政治，國會解散，黎元洪退職。張勳復辟的戲唱完之後，段祺瑞又上台。這一次民黨勢力完全失敗。怡蓀回想我前一年的話，很希望民黨能組織一個有力的在野黨，監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與高一涵信）那時怡蓀的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變，從前的『政治中心』論，已漸漸取消，故主張有一種監督政府的在野黨抗衡其間，以期同入正軌。」（六年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但是那時因爲國會的問題，南北史決裂，時局更不可收拾。怡蓀所抱的兩種希望——領袖人才和強硬的在野黨——都不能實現。民國六年秋天他屢次寫信給朋友，說天下的事『當於大處着眼，小處下手。』（六年舊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又九月二十三日與我信）那時安徽的政治，腐敗不堪，後來又有什麼『公益維

持會』出現，專做把持選舉的事。我們一班朋友不願意讓他們過太容易的日子，總想至少有一種反對表示，所以勸怡蓀出來問本縣的競爭本縣的省議會的選舉。怡蓀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強答應了。他答應的信上，『民國二年足下寄手書，謂「中國之事患在一般好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頗痛。與其畏難退縮，徒於事後歎息痛恨，何如此時勿計利害，出來奮鬥，反覺得爲吾良心所安也。』（七年五月二十日信）這一次的選舉競爭，自然是公益維持會得勝，怡蓀幾乎弄到拿辦的罪名，還有他兩個同鄉因爲反對公益維持會的手段，被縣知事詳辦在案。但是怡蓀因此也得了許多閱歷。他寫信給我說『年來大多數的人，無一人不吞聲飲恨，只是有些要顧面子，有些沒有膽子，只得低頭忍耐，不敢鬧翻，却總希望有人出來反對……由此看來，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爲人類罪惡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說：『最近以來，頭腦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無解決方法，須求社會事業進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軌道。』（同上）

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怡蓀的政治思想第三個時代。這時候，他完全承認政治的改良，須從社會事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說『一國改良之事，尤須自上發之』的主張，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月還有一封長信給我，同我論辦雜誌的事。他說：『辦雜誌本要覷定二三十年後的國民要有什麼思想，於是

以少數的議論，去轉移那多數國民的思想。關係如何重要！雖是爲二三十年後國民思想的前趨，須要放開眼界，偏重急進的一方面……政治可以暫避不談，對於社會各種問題，不可不提出討論。』（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這個時代的怡蓀完全是一個社會革命家。可惜他的志願絲毫未能實現，就短命死了！以上述怡蓀政治思想的變遷。

怡蓀於民國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許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學校教授國文。肇南在美國臨歸國的時候，問我知道國內有什麼人才，我對他說：『有兩個許少南。』一個就是肇南自己，一個就是怡蓀。（怡蓀本名紹南）後來兩個許少南竟能在一塊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過南京，同他談了兩天，心裏很滿意。誰知道這一次的談話竟成了我們最後的聚會呢？

怡蓀是一個最富於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從來不曾寫一個潦草的字。他寫給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經不是現在的人所能做到。他處處用真誠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來往長久了，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多少益處。己酉，庚戌兩年我在上海做了許多無意識的事，後來一次大醉，幾乎死了。那時幸有怡蓀極力勸我應留美考



試，又幫我籌款做路費。我到美國之後，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說：『足下此行，問學之外，必須被除舊染，砥礪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養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將來涉世，不至爲習俗所靡，尤爲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後，九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封信裏沒有規勸我，勉勵我的話。我偶然說了一句可取的話，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詩，他一定寫信來稱贊我，鼓勵我。我這十年的日記劄記，他却替我保存起來。我沒有回國的時候，他曉得我預備博士論文，沒有時間做文章，他就把我的藏暉室劄記節鈔一部，送給新青年發表。我回國以後，看見他的小楷鈔本，心裏慚愧，這種隨手亂寫的劄記如何當得起我的朋友費這許多精力來替我鈔寫。但他這種鼓勵朋友的熱心，實在能使人感激奮發。我回國以後，他時時有信警告『莫走錯路』，『舉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舊七月初十日信）勸我『打定主意，認定路走，毋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愛謀生（Emerson）說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當作神聖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自己都變成神聖。』怡孫待朋友，真能這樣做，他現在雖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響，永永留在他的許多朋友的人格裏，思想裏，精神裏……將來間接又間接，傳到無窮，怡孫是不會死的。

## ● 記述類

### 悼美前總統羅斯福（每週評論）

羅斯福於本月六日逝世，世上同聲哀悼。他一生的功績多端，應該述說一番。這是贊頌偉人，也是記念偉人的意思。

羅斯福是美國第廿六代總統。他最初的政治生活在紐約州，沒有什麼可記。一八八九年四月，被任爲官制委員會委員。美國官吏之任命向來是政黨的囊中物，所以官吏依政黨爲進退，終日惟以阿附政黨爲能事；吏治腐敗，達於極點。羅斯福在職六年，竭力整頓，得罪了許多議員。最終有官職二萬餘，都脫離政黨之勢力。一八九七年，被任爲海軍部次長，預知美西（西班牙）戰爭之不可避免，於海軍之設備多所擘畫。及美西開釁，辭次長職，組織義勇軍助戰。他的大佐銜卽在此時所得。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被舉爲紐約總督。他最大的成績，就是肅清政黨在政治上的腐敗勢力。一九〇〇年被舉爲副總統。麥荊萊總統被刺，他就進爲總統；一九〇一年纔四十三歲，美國的總統向來沒有這樣年紀輕的。一九〇八年解總統職，旅行非洲獵取動植物標本多種，皆貢獻於華盛頓之博物館。歸來時在歐洲各大學演說，大受歡迎。後又遊南美，於地理上也有所發見。這是他一生重要的事蹟。他五十歲的時候，是聲望最

隆的時代。

羅斯福在廿二歲時就立志從事於政治。當時美國的政治最醜惡，只有抱私心利己的一流人，用政治做他們的職業。羅斯福的決心與凡衆迥然不同。所以他一生自爲官制委員會員以至爲總統，就抱定目的，肅清政治之腐敗，提倡吏治之精神。他的『覺書』(“Wegener”)送到國會去的，最多也最長，都是說明行政須依道德之原則。經他的一番鼓吹，又有報紙的響影，使官吏市民都加增了責任心。一般人民向來對於政治冷淡輕蔑的態度全變了。我們不必論他的政策的是非，也不必論他的所主張中央集權之當否；他轉移風氣澄清政治的功績，實是不可泯沒的；近廿年來美國政治的進步，凡研究政治學的都可以看得出的。

以先美國的政客，是一般營私利己的鄙夫。但是這些鄙夫仍然是大工商業家的走狗，他們的背後就是金錢的勢力。羅斯福對於大會社，特刺斯特 (Trust) 特別規定，嚴重取締，就是推倒富豪的政。治建設工業的民政。後來塔夫特取締非法的組合，不過步伍他的後塵罷了。

此外他的政績，如保存美國自然的富源，改革殖民地之財政，誘掖各殖民地之自治，開辦巴拿馬河，都是可贊美的。現在清華學校和該校留美學生的經費，也是在他總統任內，從庚子賠款內畫出來

的；我們應當欽佩他的正義。

羅斯福精力過人，他的活動不只限於政治一方面。他研究博物，酷嗜文學。凡出版的好書籍沒有不讀的。他的著作有英美交涉史（廿四歲之作）至今稱爲善本。他的遊記有科學的價值。他的演說傳誦世界。他的人生哲學是『奮鬥生活』。一生任忙碌之要職，還可以於各方面皆有所成就的，也就是他奮鬥的結果。

現在羅斯福的氣息已經斷了，但是他的生命精神還滂薄於美國，滂薄於世界。他的死亡，我們十分痛惜。但是他一生的偉蹟，却能長存於地上。這就是時代的人物。

### 懷愛羅先珂君

周作人

十月已經過去了，愛羅君還未回來。莫非他終於不回来的麼？他曾說過，若是回來，十月末總可以到京；現在十月已經過去了。但他臨走時在火車中又說，倘若不來，當從芬蘭打電報來通知；而現在也並沒有電報到來。

他在北京只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我們所缺乏的，的確是心情上的潤澤，然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着，因爲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於

乾枯了。愛羅君雖然被日本政府驅逐出來，但他仍然懷戀著那「日出的國，花的國」的日本。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東溝沿一帶，踏著柔細的灰沙，在柳陰下走著，提起將來或有機會可以重往日本的話，他力說日本決不再准他去，但我因此卻很明瞭的看出他的對於日本的戀慕。他既然這樣的戀著日本，當然不能長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這是趣味上的，並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他的鄉愁卻又是特別的深。他平常總穿著俄國式的上衣，尤其喜歡他的故鄉烏克拉因式的刺繡的小衫——可惜這件衣服在敦賀的船上給人家偷了去了。他的衣箱裏，除了一條在一日三浴的時候所穿，緬甸的筒形白布袴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外國的衣服。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母親俄羅斯」的兒子。他對於日本，正是一種情人的心情；但在失戀之後，只有母親是最親愛的人了。來到北京，不意中得到歸國的機會，便急忙奔去，原是當然的事情。前幾天接到英國達特來夫人寄來的三包書籍，拆開看時，乃是七本神智學的雜誌，名「送光明者」(The Light Bringer)，卻是用點字印出的；原來這是愛羅君在京時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時候，他卻已走的無影無蹤了。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裏，兩方面都很是隨便，覺得沒有什麼窒礙的地方。我們既不把他做貴客

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姪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於小孩子的輩分了。我的兄弟的四歲的男孩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愛羅君叫他的譯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因為意思不很好）每每歎道，「唉，真窘極了！」四個月來不曾這樣的叫，「土步君」已經忘記愛羅金哥君這一句話，而且連曾經見過一個「沒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幾乎記不起來了。

有各處的友人來問我，愛羅君現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能回答：在芬蘭呢，在歐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有誰知道？我們只能憑空祝他的平安罷。他出京後沒有一封信來過。或者因為沒有人替他寄信？或者因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離去日本後，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飄泊孤獨的詩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儘夠擔受了，我希望你不要爲了住在沙漠上的人們再添加你的憂愁的重擔也能。

## 游日本雜感

周作人

我再到日本與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覺得情形改變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從前，本來也有先覺的議論家和實行家，只是居極少數，常在孤立的地位。現在的形勢，卻大抵出於

民衆的覺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為明治的維新，在日本實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戰勝的強國；但這強國的教育，又養成一種謬誤思想，很使別人受許多迷惑，在自己亦有害。這道理本極了然。近來各方面發起一種運動，便想免去這害——其實也不單為趨利避害起見，正是時代精神的潮流，誰也不能違抗。所以除了黎明會福田博士的日本主義之外，也頗有不再固執國家主義的人；大學生的新人會，尤有新進銳氣。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國希望更大。德謨克克拉西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國更能理解傳達，而且比我們也更能覺察自己的短處。這在日本都是好現象。但如上文所說，日本因為五十年來德國式的帝國主義教育，國民精神上已經很受斲喪；中國卻除了歷史的因襲以外，制度教育上幾乎毫無新建設，雖然得不到維新的利，也還沒有種下什麼障礙，要行改革，可望徹底。譬如建築，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國卻還是一片廢址，要造真正適於居住的房屋，比將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滿足的結果。我們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這時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從時勢上看來，這假洋房也斷然不能再造，不過我們警告工程師，請他們注意罷了。六月間美國杜威博士在北京講演教育，也說到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國，纔幾禮拜，就看出中國這唯一的優點。他的犀利的觀察，真足教我們佩服了。

日本近來的物價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圓，雞蛋每個金七八錢，毛豆一束七十餘錢，在中國南方只值三四分銀罷了。大約較七八年前，百物要貴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樣增加，所以很覺爲難，所謂無產階級的『生活難』的呼聲，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東京，並且屋房缺乏，僱工缺乏，更是困難；幾個人會見，總提起尋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錢，從前是兩三圓，現在時價總在六七圓以上，尙且無人應僱；許多人家急於用人，至於用懸賞的方法，倘若紹介所能爲他尋到適用的使女，除報酬外，另給賞金十元。歐戰時候，有幾種投機事業，很得利益，憑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許多成金，(Noblesse 卽暴發財主)，一方面大多數的平民，卻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響。平常傭工度日的人，都去進了工場，可以多得幾文工資，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現在的工場生活，也決不是人的正常生活，而且所得又僅夠『自手至口』。(大抵獨身的人進了工場，所得可以自養；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夠了。)因此罷業罷工，時有所聞。我在東京最後這幾天，正值新聞印刷工同盟罷工，多日沒有報看；後來聽說不久解決，職工一面終於失敗。這也本是意中事，無足怪的。日本近來對於勞動問題，也漸漸注意，但除了幾個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資本家或以爲是危險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還迷信著所謂溫情主義，想行點『仁政』，使他們感恩懷惠，不再胡鬧。這種過時的方策，恐怕沒有什麼功效；人雖『不單靠着



麵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麵包；日本縱然講武士道，但在現今想叫勞動者枵腹從公，盡臣僕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風氣。據報上說：中元贈答，從前不過數圓的商品券，現在五十圓百圓是常例，五百圓也不算希奇。又據三越白木等店說：千圓一條帶，五千圓一件單衣，賣行很好；以前雖有人買，不過是大倉等都會的大財主，現在卻多從偏僻地方專函定買，很不同了。有些富翁買盡了鄰近的幾條街，將所有住民都限期勒遷，改作他的『花園』；或在別莊避暑，截住人家飲水的來源，引到自己的花園裏，做幾條瀑布看看。這都是我在東京這十幾日間聽到的事。日本世代相傳的華族，在青年眼中已經漸漸失了威嚴；那些暴發戶的裝腔作勢，自然也不過買得平民的反感：『成金』這兩個字裏面，含有多量的輕蔑與憎惡。我在寓裏每聽得汽車飛過，嗚嗚的叫，鄰近的小兒便學著大叫 Koro-zuo, Koro-suzoi (殺哩殺哩)，說汽車的叫聲是這樣說。闊人的汽車的功用，從平民看來，還是載這肥重實業家，急忙去盤算利益的，乃是一種借此在路上傷人的凶器，彷彿同軍閥們所倚恃的鎗刺一樣。階級的衝突，決不是好事；但這一道溝，現在不但沒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人常常說日本國民近來生活程度增高，這也是事實。貴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還有一班官吏與紳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趨時，借了物質文明來增重他的身價；所以火車一二等的乘客，幾乎坐席皆滿。心裏所崇拜的雖然仍是武士與藝妓，表面上卻很考究，穿了時式洋服，喫大菜，喝白蘭地酒。他們的生活程度，確是高了。但事情究不能一概而論，一等乘客固然無一不是紳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喫『辨當』的人了；口渴時花一枚五錢的白銅貨買一壺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車侍拿一兩瓶汽水。若在三等車中，便大不同，有時竟不見一個着洋服（立領的也沒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見食堂車來分傳單，說大餐已備，車侍也不來照管；每到一個較大的站，只見許多人從車窗伸出頭去，叫買『辨當』及茶，滿盤滿盃的飯包和茶壺，一轉眼便空了，還有若干人買不到東西，便須忍了飢渴到第二站。買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車前決不見有買『辨當』的叫喊，因為叫喊了也沒有。人買了 frockcoat 端坐着喫冷飯的，確有點異樣，從上等人看來是失體統的；因此三等乘客縱使接了大餐的傳單，也就不敢跑進食堂裏去。（別的原因，也或為錢，或怕坐位被人佔去。）這各等車室，首尾相銜的接着，裏面空氣卻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來，三等車室，雖然略略擁擠，卻比一等較為舒服；因為在這一班人中間，覺得頗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輕蔑疎遠。有一

次我從門司往大阪，隔壁的車位上並坐着兩個農夫模樣的人，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朝鮮人。看他們容貌精神上，原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朝鮮的農人穿了一身哆囉麻的短衫褲，留着頭髮梳了髻罷了。兩人並坐着睡覺，有時日本人彎過手來，在朝鮮人腰間碰了一下；過一刻朝鮮人又伸出腳來，將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兩人醒後各自喃喃的不平，卻終於並坐睡着，正如淘氣的兩個孩子，相罵相打，但也使忘卻了。我想倘使這朝鮮人是上等人，走進一等室，端坐在紳士隊中，恐怕那種冰冷的空氣，更要難受。波蘭的小說家會說一個貴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張碟子。我說可怕的便是這種看法。

我到東京，正是中國『排日』最盛的時候，但我所遇見的人，對於這事，卻沒有一人提及。這運動的本意，原如學生聯合會宣言所說，只是排斥侵畧的日本。那些理論的與實行的侵畧家，（新聞記者，官僚，學者，政治家，軍閥等）我們本沒有機會遇到；相見的只有平民，在一種意義上，也是被侵畧者，所以他們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們裏邊那些小商人，手藝職工，勞動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於農夫，尤愛平和，他們望着豐收的稻田，已很滿足，決不再想到全中國全西伯利亞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種人，很可嫌憎，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們並不限定是那一行職業，大抵滿口浪花節，（一種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頌揚武士的故事）對人說話，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這厮可惱』這類句子，舉

動也彷彿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說，可稱一種戲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義。星期評論八號內載季陶先生說及日本浪人的惡態，也就可以當作他們的代表。這種『小軍閥』不盡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會上鼓吹武力主義，很有影響，同時又妄自尊大，以好漢自居；對於本國平民也很無禮。所以我以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祇有這種人，最可厭惡，應得排斥。他們並不直接受過武士道教育，那種謬誤思想，都從浪花節義太夫（也是一種歌曲）與舊劇上得來；這些『國粹』的藝術，實在可怕。我想到中國人所受舊戲的毒害，不禁歎息，真可謂不約而同的病了。

日本有兩件事物，游歷日本的外國人無不說及，本國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與藝妓（Geisha）。國粹這句話，本來很足以惑人，本國的人對於這制度習慣了，便覺很有感情，又以為這種奇事的多少，都與本國榮譽的大小有關，所以熱心擁護；外國人見了新奇的事物，不很習慣，也便覺很有趣，隨口贊歎。其實兩者都不盡正常。我們雖不宜專用理性破壞藝術的美，但也不能徧重感情，亂發時代錯誤的議論。武士的行爲，無論做在小說戲劇裏如何壯烈，如何華麗，總掩不住這一件事實：武士是賣命的奴隸，他們爲主君爲家名而死，在今日看來已經全無意義，只令人覺得他們做了時代的犧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罷了。藝妓與游女，是別一種奴隸的生活，現在本應該早成了歷史的陳跡了，但

事實卻正相反。凡公私宴會及各種儀式，幾乎必有這種人做裝飾；新吉原游廓的夜櫻，島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讀作（Tayu）本是藝人的總稱，後來轉指游女；游廓舊例，每年太夫盛裝行道一周，稱爲道中）變成地方的一種韻事，詩人小說家畫家每每贊美詠歎，流連不已，實在不很可解。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況，與頹廢派的心情，我們可以了解，但決不以爲是向人生的正路。至於多數假頹廢派，更是『無病呻吟』，白造成許多所謂游蕩文學，供飽暖無事的人消閒罷了。我們論事都憑個『我』，但也不可全沒殺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樂，雖然滿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識上，有點不安，便不敢定爲合理的事。各種國粹，多應該如此判斷的。

芳賀矢一（Y. Hara）著的國民性十論，除幾篇頌揚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說幾種國民性的優點，如愛草木，喜自然，淡泊瀟灑，纖麗，纖巧等，都很確當。這國民性的背景，是秀麗的山水景色，種種優美的藝術制作，便是國民性的表現。我想所謂東方文明的裏面，祇這美術是永久的榮光，印度，中國，日本無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術，日本的繪畫雕刻建築，都不能詳細紹介，不過表明對於這榮光的禮讚罷了。中國的古藝術與民間藝術，我們也該用純真的態度，加以研究；只是現在沒有擔任的人，又還不是時候。大抵古學興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後，因爲這時纔能覺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與恩惠，虛心鑑賞，

與借此做門面說國粹的不同。日本近來頗有這種自覺的研究，卻是中國不能如此，須先求自覺，還以革新運動爲第一步。

俄國詩人 Paifimont 氏二年前曾游日本，歸國後將他的印象談，在報上發表，對於日本極加贊美，篇末說，「日本與日本人都愛花，——日出的國花的國。」他於短歌俳句錦繪象牙細工之外，雖然也很賞贊武士與藝妓，但這一節話極是明澈——

「日本人對於自然，都有一種詩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們很多的勞動，而且是美術的勞動。有一次我曾見水田裏的農夫勞作的美，不覺墜淚。他們對於勞動與對於自然的態度，都全是宗教的。」

這話說得很美且真。星期評論八號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節說：——

「只有鄉下的農夫，是很可愛的。平和的性格，忠實的真情，樸素的習慣，勤儉的風俗，不但和中國農夫沒有兩樣，並且比中國江浙兩省鄉下的風習要好得多。」

我訪日向的新村時，在鄉間逗留了幾日，所得印象，也約略如此。但這也不僅日本爲然，我在江浙走路，從車窗裏望見男女耕耘的情形，時常生一種感觸，覺得中國的生機還未滅盡，就只在這一班

『四等貧民』中間。但在江北一帶看男人著了鞋襪，懶懶的在黃土上種幾株玉蜀黍，卻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這半因為單調的景色，不能很惹詩的感情，大半也因這工作的勞力，不如耕種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別；與什麼別的地理的關係，是全不相干的。

我對於日本平時沒有具體的研究，這不過臨時想到的雜感，算不得『戩國』的批評。我們於日本的短處加以指摘，但他的優美的特長，也不能不承認；對於他的將來的進步，尤有希望。日本維新前諸事多師法中國，養成了一種『禮教』的國，在家庭社會上，留下種種禍害；維新以來諸事師法德國，便又養成了那一種『強權』的國；又在國內國外種下許多別的禍害。現在兩位師傅——中國與德國——本身，都已到了：上諭家訓的『文治派』與黑鐵赤血的『武力派』。在現今時代，都已沒有立腳的地位了。日本在這時期，怎樣做呢？還是仍然拿着兩處廢址的殘材，支持舊屋？還是別尋第三個師傅，去學改築呢？為鄰國人民的利益計，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夠向和平正當的路走去。第三個師傅當能引導人類建造『第三國土』——地上的天國——實現人間的生活；日本與中國確有分享這幸福的素質與機會——這希望或終於是架空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種頗強固的信念。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記於北京。

## 到湖州後的感想

戴季陶

(上略)可是一到湖州之後，在上海的緊張氣分完全消失了；黑沉沉厭在我們頭上的社會力所構成的低氣壓，和從四周緊迫我們的由自由競爭的社會所構成的霧圍氣，都散開了。即使覺得有一點，也就稀薄得很；假使要沒有由家庭制度所產出的這一細而且長的繩子束住我的腰，我真許會快樂到登仙了。——也可以平心想一想，在今天這一個低氣壓壓住的社會裏，要連這不滿足的小而且矮的房子都不能容我住足，或許更生出許多奇離的痛苦也未可知為甚麼呢？因為社會的構成和繼續，除了經濟的關係的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今天這個社會的低氣壓，實在是由這兩個關係構成的。好像沒有水分，決不會蒸發一樣。但是在這個低氣壓下面的人，所以勉強還可以忍耐住他那不滿足的滿足，使那個低氣壓也保持他的存在，或許也就為此。所以關於這一點，我總是常常忍耐着，我只認為是現代人生存期中的一個必然惡！

### (四)

湖州的社會從近代文明史的意義上看來，和上海要差一百年。上海這個地方已經快到工業革命的完成期了，湖州還不過將進工業革命初期的時代。上海好像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湖州還是



十八世紀中葉的景象。許多工場當中，聽說用引擎的，只有一兩家，大多數都不脫手工業慣習。而且這個地方人口也不算是很稠密，所以一般人的舉動都是很和平安詳的。就對於時間的觀念一點看，已經可以看得出他們決不像上海的人要爭甚麼一點半點鐘，更不像歐洲美洲的人要爭一分兩分鐘。在他們意識裏，一半天的工夫，不算是甚麼一回事的。和朋友相約的時候，他們通常是以一天作約會標準；分到上半天下半天，已經要算尊重時間了。而且他們普通所意識的上半天下半年，也並不是用時辰表的正午十二時爲標準；他們普通是各自用自己喫中飯的時間做標準的。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看見一班穿長衫的人，很少急急忙忙地走路的；普通都是很從容不迫的樣子。就是街上看見下苦力的江北人，他們筋肉的緊張，也比在上海的差得多。

這幾天我們住的房子，正在請工匠修理。木匠師傅，泥水師傅，一共有十來個人。我們看見他們工作的條件和態度，已經覺得這是上海的工場工人所夢想不到的了。他們除了『工錢少』這一點而外，其他的工作條件，都不能算是很壞的。就工作時間說，他們每天早上着手做工夫，總在八點鐘後；下午散工是五點鐘。計算起來，已經只有八點多鐘了。這還不算少，他們在工作時間當中，要喫四次點心，八次煙。這是定例。就算他每次十五分鐘，已經三點多鐘去了。所以他們實實在在工作的時間，只是有

五點多鐘。（湖州的工場，當然不能如此）在今天這個世界上，總要算是最少的工作時間；而且他們一面作工，一面儘管可以說說笑笑，又沒有常動不息的機器來催促他們。就神經的疲勞上說，真是比上海的工場工人要舒服許多倍了。

在下雨的時候，我們走到街上去，看見抬轎子的，人人手裏打着一把雨傘。這個現象，也是寫出這個社會裏的人從容不迫的景象。還有一件很可注重的事情，就是此刻正是農忙蠶忙的時候，家家的男女都是有必要的工作的，所以城裏這些紳士人家，家家都不容易雇男女傭工。

上面所說的，僅僅是我們到湖州來之後自然接觸的幾件事實。其實，一切社會狀況我也還沒有做過調查工夫，當然不能曉得的。

就上面所述的幾樁事情看，我們很可以看出幾個要點來。第一，湖州人這一種從容不迫的精神狀態是從那裏來的呢？就人生的意義上說，我想這樣游刃有餘的做一世人，總比急急忙忙的做一世人，是要合乎自然的，是要有趣味的。究竟是不是湖州人的修養工夫高過上海人許多呢？湖州的文明程度，不用說，是比上海低；湖州人的知識，一定是不如上海人。這是可以很平常的下這一個判斷。所以決不容易說湖州人的從容不迫是從修養上得來。即使要說他們是從修養得來，那麼，我們也還可以

問一句話：他們的修養又是從甚麼地方得來呢？一定是他們有修養的時間才行的，『並不是以精神決定社會生活，是以社會生活決定精神』，這一樣綜括的概念，是經濟的歷史觀——就是唯物史觀所教訓我們的。我們如果這一個觀察是正確的，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湖州的社會生活，尤其不能不注意到為社會生活基礎的生產關係。我們單就湖州工業的生產方面看，雖沒有做過切實的調查工夫，却是有三點，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

第一 湖州的生產規模還不脫『定貨生產』的慣習，就是應於確定的需要而為供給的生產法。現代資本家生產制特點之一的『盲目的生產』還沒有完全支配着湖州人。

第二 湖州地方勞動的需要和供給還是比較平均的，沒有許多資本家來製造勞動預備軍。所以農人的都會集中，和勞動市場的自由競爭，這兩層都沒有十分劇烈支配工人生活。維持工人幸福的，還是靠着舊日同行的組織和習慣，所以他們的工作條件，一般的都比資本家生產制已經成立了的上海，是好得多。

第三 我們看湖州的紳士階級，和上海的紳士階級，也是完全不同的。湖州的紳士階級，只是由土地的占有這一個單純的事實形成的，所以維持紳士階級特權的要素，主要的，只有一個地

租。近代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剩餘價值，在湖州是沒有的。就工場組織看，湖州的工場還是十七世紀歐洲的工場。手工業工場。手工業的剩餘價值，和資本家生產制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是完全不同。他的榨取力，和對於社會一般的壓迫力，不是很大的。

以上三點，就是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裏面，於有意無意中得來的觀察。生產制是這樣，所以自由競爭當然不會完全實現；在商業上，也沒有趨重投機。這樣一個社會，自然使我們這些剛從緊張到二十四分的都市跑出來的人，覺得十分從容，十分安詳。我們書樓下面臨着一池碧油油的水，對面對着一灣古城；四面桑田裏的桑都呈活潑而濃厚的生趣；城外道場，峴山，雲巢連山的翠色，映到我們眼簾裏，真是一幅天然的江南風景圖。間壁一家製絲的人家，大小男女六七個人，每天在這池邊製絲。他們那一種和平而快樂的顏色，和那很熟練的手工，都足以表示他們生活的安定。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他們都收工了，在池邊放兩把小小的竹椅，女的抱着小孩，男的喫着旱煙，很歡喜的談今道古。他們談的歷史無非是封神西遊一類有影無蹤的東西；他們的焦心，也許只是天不下雨雞不生蛋一類的自然事實。他們所希望的，總是福壽康寧，家給人足。他們的機巧心一定是很少的；他們得安慰的機會，一定是很多的。就是他們在工作的時候，這樣明媚的風光淨潔的空氣，已經足以給他們多少的興奮和轉換。

比起上海高大洋樓裏面一天作十二點十三四點甚至十五六點鐘工的苦命人來，真是一個是在天堂，一個是在地獄了！

(五)

但是他們這個幸福的生活，漸漸是要被穿起鐵甲，踏着風火輪，駕着電光，打着文明旗號的這一個近代機器生產制奪去了。很接近他們的上海繁華，就是上海這一個大試驗所裏面正在試驗的歐洲式文明勾引着他們那求更大更多的幸福的心理，使他們對於舊日的需要和供給表示異常的不滿。這個異常的不滿，已經漸漸地迫緊着他們來了。從前第一次表示對舊文明不滿的時候，已經把菜油燈改作煤油燈，現在更把煤油燈改作電燈。從前非見面的不能說話，現在已經用電流送話，而且電話線已經延長到相當的距離了。從前織綢的木機，現在已經改作日本式的鐵機了。用引擎或摩托的工場漸漸地加多起來了。從前那些很古雅很樸素的中國式房屋，現在也漸漸地要變成不三不四倉庫式廁所式的洋房了。那圍繞着蕪城市民幾百千年來的城牆，從前不曉得經過多少次戰守，在近代科學的戰術下面，他已經早失了效用。而且以土地爲欲求唯一目的的經濟變易，湖州這樣一個地位，也不是甚麼國內國外作戰的主要地點，我想他的運命，也沒有幾年了。舊湖州啊！你的幸福，將要和你

的必要，漸漸地歸於淘汰。新湖州呢！是必然要到來的。但是必然要到來的新湖州，我想是和喫橄欖一樣，他的苦味一定是先甘味而來。想喫橄欖的人既然要望得到他的甘味，那苦味恐怕是不能避的呢！

(下畧)

### 曼殊斐兒

徐志摩

『這心靈深處的歡暢，

這情緒境界的壯曠：

任天堂沉淪，地獄開放，

毀不了我內府的寶藏！』

### 『康河晚照即景』

美感的記憶，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一把秘鑰。

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氣候作喻，不但是陰晴相間，而且常有狂風暴雨，也有最艷麗蓬勃的春光。有時遭逢幻滅，引起厭世的悲觀，鉛般的重壓在心上，比如冬令陰霾，到處冰結，莫有些微生氣；那時便懷疑一切；宇宙，人生，自我，都只是幻妄的；人情，希望，理想，也只是妄的幻的。

Ah, human nature, how,

If dust thou art and ashes, is thy heart so great ?

If thou art noble in part,

How are thy loftiest impulses and thoughts

By so ignoble causes kindled and put out ?

“*Sopra un ritratto di una bella donna.*”

這幾行是最深入的悲觀派詩人理巴第 (Leoparini) 的詩；一座荒墳的墓碑上，刻着塚中人生前美麗的肖像，激起了他這根本的疑問：——若說人生是有理可尋的，何以到處只是矛盾的現象？若說美是幻的，何以他引起的心靈反動能有如此之深切？若說美是真的，何以也與常物同歸腐朽？但理巴第探海燈似的智力，雖則把人間種種事物虛幻的外象，一一褻剝，連宗教都剝成了個赤裸的夢，他却沒有力量來否認美。美的創現，他只能認爲是神奇的；他也不能否認高潔的精神戀，雖則他不信女子也能有同樣的境界。在美感戀最純粹的一霎那間，理巴第不能不承認是極樂天國的消息，不能不承認是生命中最寶貴的經驗。所以我每次無聊到極點的時候，在層冰般嚴封的心河底裏，突然湧

起一股消融一切的熱流，頃刻間消融了厭世的結晶，消了煩悶的苦凍。那熱流便是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俄傾之回憶。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nguries of Muvence William Blake

從一顆沙裏看出世界，

天堂的消息在一朵野花，

將無限存在你的掌上，

到那間涵有無窮的邊涯.....

這類神祕性的感覺，當然不是普遍的經驗，也不是常有的經驗。凡事只講實際的人，當然嘲諷神祕主義，當然不能相信科學可解釋的神經作用，會發生科學所不能解釋的神祕感覺。但世上『可爲



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的情事正多著哩！

從前在十六世紀，有一次有一意大利的牧師學者到英國鄉下去，見了一大片盛開的首蓿（Clover）在陽光中只似一湖歡舞的黃金，他只驚喜得手足無措，慌忙跪在地上，仰天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使他得見這樣的美，這樣的神景。他這樣發瘋似的舉動當時一定招起在旁鄉下人的譁笑。我這篇裏要講的經歷，恐怕也有些那牧師狂喜的瘋態，但我也深信讀者裏自有同情的人，所以我也不怕遭鄉下人的笑話！

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上，天雨地溼，我獨自冒着雨在倫敦的海姆司維特（Hamstead）問路警問行人，在尋彭德街第十號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會見曼殊斐兒——『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的一晚。

我先認識麥雷君，John Middleton Murry Atheneum 的總主筆，詩人，著名的平衡家，也是曼殊斐兒一生最後十餘年間最密切的伴侶。

他和她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夫婦相處，但曼殊斐兒却始終用她到英國以後的『筆名』（pen name）Miss Katharine Mansfield，她生長於紐新蘭（New Zealand），原名是 Kathleen Bran-

champ 是紐新蘭銀行經理 Sir Harold Banchamp 的女兒。她十五年前離開了本鄉，同着她三個小妹子到英國，進倫敦大學皇后學院讀書。她從小即以美慧著名，但身體也從小即很怯弱。她曾在德國住過，那時她寫她的第一本小說 "In a German Pension"。大戰期內她在法國的時候多。近幾年她也常在瑞士意大利及法國南部。她所以常在外國，就爲她身體太弱，禁不得英倫的霧迷雨苦的天時。麥雷爲了伴她，也只得把一部分的事業放棄，(Athenaeum) 之所以併入 London Nation 就爲此) 跟着他安琪兒似的愛妻，尋求健康。據說可憐的曼殊斐兒戰後得了肺病，證明以後，醫生明說她不過三兩年的壽限，所以麥雷和她相處有限的光陰，真是分秒可數，多見一次夕照，多經一度朝旭，她優曇似的餘榮，便也消滅了如許的活力，這頗使人想起茶花女一面吐血一面縱酒恣歡時的名句。

"You know I have not long to live, therefore I will live fast!" 你知道我是活不久長的，所以我存心活他一個痛快！

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麥雷，對着這艷麗無雙的夕陽，漸漸消翳，心裏『愛莫能助』的悲感激烈到何等田地！

但曼殊斐兒的「活他一個痛快」的方法，却不是像茶花女的縱酒恣歡，而是在文藝中努力；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鶻鳥，嘔出縷縷的心血來製成無雙的情曲，便唱到血枯音嘶，也還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

她心血凝成的便是兩本小說集。一本是 *Bliss*，一本是去年出版的 *Garden Party*。憑這兩部書裏的二三十篇小說，她已經在英國的文學界裏佔了一個很穩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說只是小說，她的小說却是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只求暫時的流行，博羣衆的歡迎，她却只想留下幾小塊「時灰」掩不閤的真品，只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贊賞。

但唯其是純粹的文學，她著作的光彩是深蘊於內而不是顯露於外者，其趣味也須讀者用心咀嚼，方能充分的理會。我承作者當面許可選譯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應珍重實行我翻譯的特權，雖則我頗懷疑我自己的勝任。我的好友陳通伯他所知道的歐州文學，恐怕在北京比誰都淵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說，曾經講過曼殊斐兒的，很使我歡喜。他現在答應也來選擇幾篇，我更要感謝他了。關於她短篇藝術的長處，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機會說一點。

現在讓我講那：一晚怎樣的會晤曼殊斐兒。早幾天我和麥雷在 *Charing Cross* 背後一家嘈雜

的 A. B. C. 茶店裏，討論英法文壇的狀況，我乘便說起近幾年中國文藝復興的趨向，在小說裏感受俄國作者的影響最深，他喜的幾乎跳了起來，因為他們夫妻最崇拜俄國的幾位大家，他曾經特別研究過道施滔庵符斯基，著有一本“Dostoevsky: A Critical Study”，Martin Secker，曼殊斐兒又是私淑契高夫 Tchekov 的，他們常在抱憾俄國文學始終不曾受英國人相當的注意，因之小說的質與式，還脫不盡維多利亞時期的 Philistinism。我又乘便問起曼殊斐兒的近況，他說她這一時身體頗過得去，所以此次敢伴着她回倫敦來住兩個星期，他就給了我他們的住址，請我星期四晚上去會她和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會見曼殊斐兒，真算是湊巧的湊巧。星期三那天我到惠爾思 (H. G. Wells) 鄉裏的家去了 (Easten Glebe)，下一天和他的夫人一同回倫敦，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記得回寓時渾身都淋溼了。

他們正在彭德街的寓，很不容易找，倫敦尋地方總是麻煩的，我恨極了那個迴街曲巷的倫敦。後來居然尋着了，一家小小一樓一底的屋子。麥雷出來替我們開門，我頗狠狠的拿着雨傘，還拿着一個朋友還我的幾卷中國字畫，進了門。我脫了雨具，他讓我進右首一間屋子。我到那時為止，對於曼殊

斐兒只是對於一個有名的年輕女作者的景仰與期望；至於她的『仙姿靈態』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我以為她只是與 Rose Macaulay, Virginia Woolf, Roma Wilson, Mrs. Lucas, Venessa Bell 幾位女文學家的同流人物。平常男子文學家與美術家已經儘够怪僻，近代女子文學家更似乎故意養成怪僻的習慣，最顯著的一個通習是裝飾之務淡樸，務不入時，『背女性』頭髮是剪了的，又不好好的收拾，一團和糟的散在肩上；襪子永遠是粗紗的；鞋上不是有泥就有灰，並且大都是最難看的樣式；裙子不是異樣的短就是過分的長，眉目間也許有一兩圈『天才的黃暈』或是帶着最可厭的美國式龜壳大眼鏡，但是他們的臉上却從不見脂粉的痕跡，手上裝飾亦如是永遠沒有的，至多無非是多燒了香煙的焦痕，譁笑的聲音十次裏有九次半蓋過同座的男子；走起路來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後身；開起口來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話；當然最歡喜討論的是 Freudian complex, Birth Control, 或是 George Moore 與 James Joyce 私人印行的新書例如 "A Story-teller's Holiday" 與 "Ulysses" 總之她們的全人格只是婦女解放的一幅諷刺畫 (Amy Lowell 聽說整天的抽大雪茄) 和這一班立意反對上帝造人的本意的『唯智的』女子在一起，當然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但有時總不免感覺她們矯揉造作的痕跡過深，引起一種性的憎忌。

我當時未見曼殊斐兒以前，固然並沒豫想她是這樣一流的 Futuristic，但也絕對沒有夢想到她是女性理想化。

所以我推進那房門的時候，我就盼望她——一個將近中年和靄的婦人——笑盈盈的從壁爐前沙發上站起來和我握手問安。

但房裏——一間狹長的壁爐對門的房——只見鵝黃色恬靜的燈光壁上爐架上雜色的美術的陳設和畫件，幾張有彩色畫套的沙發圍列在爐前，却沒有一半個人影。麥雷讓我一張椅上坐了，伴着我談天，談的是東方的觀音和耶教的聖母，希臘的 *Virgin Diana*，埃及的 *Tsis*，波斯的 *Mithraism* 裏的 *Virgin* 等等之相彷彿，似乎處女的聖母是所有宗教裏一個不可少的象徵……我們正講着，只聽得門上一聲剝啄，接着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女郎，含笑着站在門口。『難道她就是曼殊斐兒——這樣的年輕……』我心裏實在疑惑。她一頭的褐色卷髮，蓋着一張小圓臉，眼極活潑，口也很靈動，配着一身極鮮艷的衣裳——漆鞋，綠絲長襪，銀紅綢的上衣，紫醬的絲絨圍裙——亭亭的立着像一顆臨風的鬱金香。

麥雷起來替我介紹，我才知道她不是曼殊斐兒，而是屋主人，不知是密斯 *Beir* 還是 *Beck* 我

記不清了，麥雷是暫寓在她家的；她是個畫家，壁上掛的畫，大都是她自己的。她在我們的對面的椅上坐了。她從爐架上取下一個小發電機似的東西拿在手裏，頭上又戴了一個接電話生戴的聽筒，向我湊得很近的說話。我先還當是無線電的玩具，隨後方知這位秀美的女郎，聽覺和我自己的視覺彷彿，要藉人爲方法來補充先天的不足。（我那時就想起聾美人是個好詩題，對她私語的風情是不可能的了！）

她正坐定，外面的門鈴大響——我疑心她的門鈴是特別響些。來的是我在法蘭先生（Roger Fry）家裏會過的Sydney Waterloo，極談諧的一位先生，有一次他從他巨大的袋裏一連摸出了七八枝的煙斗，大的小的長的短的，各種顏色的，叫我們好笑。他進來就問麥雷迦賽林（Katharine）今天怎樣。我豎起了耳朵聽他的回答。麥雷說『她今天不下樓了，天氣太壞，誰都不受用……』華德魯就問他可否上樓去看她，麥說可以的。華又問了密司B的允許，站了起來，他正要走出門，麥雷又趕過去輕輕的說“Sydney, don't talk too much”。

樓上微微聽得出步響，W已在迦賽林房中了一面又來了兩個客，一個短的M才從遊希臘回來，一個軒昂的美丈夫就是 London Nation and Athenaeum 裏每週做科學文章署名S的

Sullivan M就講他游希臘的情形，儘背着古希臘的史跡名勝，Parnassus 及 Alcyonae，短講個不住。S也問麥雷迦賽林如何，麥說今晚不下樓，W現在樓上。過了半點鐘模樣，W笨重的足音下來了，S就問他迦賽林倦了沒有。W說『不，不像倦，可是我也說不上我怕她累，所以我下來了。』再等一歇，S也問了麥雷的允許上樓去，麥也照樣的叮囑他不要讓她乏了。麥問我中國的書畫，我乘便就拿那晚帶去的一幅趙之謙的『草書法畫梅』，一幅王覺斯的草書，一幅梁山舟的行書，打開給他們看，講了些書法的大意。密司B聽得高興，手捧着她的聽盤挨近我身旁坐着。

但我那時心裏却頗有些失望，因為冒着雨存心要來一會Miss的著作，偏偏她又不下樓；同時W，S麥雷的烘雲托月又增加了我對她的奇心。我想運氣不好，迦賽林在樓上，老朋友還有進房去談的特權，我是外國人的生客，一定沒有分的了。時已十時過半了，我只得起身告別走出房門，麥雷陪出來幫我穿雨衣。我一面穿衣，一面說我很抱歉，今晚密司曼殊斐兒不能下樓來，否則我是很想望會她的。但麥雷却很誠懇的說『如其你不介意，不妨請上樓去一見。』我聽了這話，喜出望外，立即將雨衣脫下，跟着麥雷一步一步的上樓梯……

上了樓梯，扣門，進房，介紹，S告辭，和M一同出房，關門，她請我坐下，我坐下，她也坐下……這麼一



大串繁複的手續，我只覺得是像電火似的一扯過，其實我只推想應有這些羅輯的經過，却並不曾親切的一一感到；當時祇覺得一陣模糊，事後每次回想也只覺得是一陣模糊。我們平常從黑暗的街裏走進一間燈燭輝煌的屋子，或是從光薄的屋子裏出來驟然對着盛烈的陽光，往往覺得耀光太強，頭暈目眩的要定一定神，方能辨認眼前的事物。用英文說就是 *Senses overwhelmed by excessive light*。不僅是光，濃烈的顏色有時也有『潮沒』官覺的效能。我想我那時，雖不定是被曼殊斐兒人格的烈光所潮沒，她房裏的燈光陳設以及她自身衣飾種種各品濃豔燦爛的顏色，已够使我不預防的神經，感覺利那間的淆惑，那是很可理解的。

她的房給我的印象並不清切，因為她和我談話時，不容我分心去認記房中的佈置。我只知道房是很小，一張大床差不多就佔了全房大部分的地位；壁是用畫紙裱的，掛着好幾幅油畫，大概也是主人畫的。她和我同坐在床左貼壁一張沙發榻上。因為我斜倚她正坐的緣故，她似乎比我高得多。（在她面前那個不是低的，真是）我疑心那兩盞電燈是用紅色罩的；否則我何以想起那房，便聯想起「紅燭高燒」的景象但背景究屬不甚重要，重要的是給我最純粹的美感的——*the pure aesthetic feeling*——她；是使我使用上帝給我那管進天堂的秘鑰的——她；是使我靈魂的內府裏又增加了

一部寶藏的——她。但要用不馴服的文字來描寫那晚，她，不要說顯示她人格的精華，就是忠實地表現我當時的單純感象，恐怕就够難的一個題目。從前有一個人一次做夢，進天堂去玩了，他異樣的歡喜，明天一起身就到他朋友那裏去，想描摹他神妙不過的夢境。但是他站在朋友的面前，結住舌頭，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因為他要說的時候，才覺得他所學的人間的字句，絕對不能表現他的夢裏所見天堂的景色。他氣得從此不開口，後來就抑鬱而死。我此時妄想用字來活現出一個曼殊斐兒，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感覺，但我却寧可冒猥瀆神靈的罪，免得像那位誠實君子活活的悶死。她也是鑲亮的黑漆皮鞋，閃色的綠絲襪，棗紅絲絨的圍裙，嫩黃薄綢的上衣，領口是尖開的，胸前掛一串細珍珠，袖口只齊及肘彎。她的髮是黑的，也同密司B一樣剪短的，但她櫛髮的式樣，却是我在歐美從沒有見過的。我疑心她有心仿效中國式，因為她的髮不但純黑而且直而不鬚，整整齊齊的一圈，前面像我們十餘年前的『劉海』，梳得光滑異常，我雖則說不出所以然，我只覺得她髮之美也是生平所僅見。

至於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彷彿你對着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月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南洋裏瑩澈的星空，或是藝術界的傑作，培德花芬的沁芳南，懷格納的奧配拉，密克朗其羅的雕像，衛師德拉 (Whistler) 或是柯羅 (Corot) 的畫，你只覺得他們整體的

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你彷彿直接無礙的領會了無限的歡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靈。我見了曼殊斐兒像印度最純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滿了靈魂的電流之凝視，感着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的神態，所得的總量我只能稱之爲一整個的美感。她彷彿是個透明體，你只能感訝她粹極的靈徹性，却看不見一些雜質；就是她一身的豔服，如其別人穿着，也許會引起鎖碎的批評，但在她身上，你只覺得妥貼，像牡丹的綠葉，只是不可少的襯托。湯林生（Tomlinson）她生前的一個好友，以阿爾怕斯山巔萬古不融的雪，來比擬她清極超俗的美，我以爲很有意味的，他說——

『曼殊斐兒以美稱。然美固未足以狀其真。世以可人爲美。曼殊斐兒固可人矣，然何其脫盡塵寰氣，一若高山瓊雪，清徹重霄，其美可驚，而其涼亦可感。艷陽鼓被雪，幻成異彩，亦明明可識，然亦似神境在遠，不隸人間。曼殊斐兒，肌膚明皙如純牙，其官之秀，其目之黑，其頰之腴，其約髮環整如髹，其神態之閒靜，有華族粲者之明粹，而無西豔伉傑之容。其軀體尤苗條，綽如也，若明蠟之靜饒，若晨星之澹妙，就語者未嘗不自訝其吐息之重濁，而慮是靜且淡者之且神化……』

湯林生又說她銳敏的目光，似乎直接透入你靈府深處，將你所蘊藏的秘密一齊照徹，所以他說

她有鬼氣，有仙氣。她對着你看，不見你的面之表，而是見你心之底，但她却不是偵探你的內蘊，並不是有目的的搜羅，而只是同情的體貼。你在她面前，自然會感覺對她無慎密的必要；你不必說；她有數，你說了，她也不會驚訝。她不會責備，她不會慫恿，她不會獎贊，她不會代出什麼物質利益的主意。她只是默默的聽，聽完了然後對你講她自己超於美惡的見解——真理。

這一段從長期間的交誼中出來深入的話，我與她僅僅一二十分鐘的接近當然不會體會到，但我敢說從她神靈的目光裏推測起來，這幾句話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極近情的。

所以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藍絲絨的榻上，幽靜的燈光，輕籠住她美妙的全體，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癡對她神靈的妙眼，一任她利劍似的光波，妙樂似的音浪，狂潮驟雨似的向着我靈府發洩。我那時即使有自覺的感覺，也只似開茨 Keats 聽鶉啼時的：

*My heart aches; and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e happiness.

曼殊斐兒音聲之美，又是一個 *Miracle* 一個個音符從她脆弱的聲帶裏顫動出來，都在我習於塵俗的耳中，啓示一種神奇的意境。彷彿蔚藍的天空中一顆一顆的明星先後湧現，像聽音樂似的。雖則明明你一生從不曾聽見過，但你總覺得好像曾經聞到過的，也許在夢裏，也許在前生。她的聲音不僅引起你聽覺的美感而竟似直達你的心靈底裏，撫摩你蘊而不宣的苦痛，溫和你半冷半僵的希望，洗滌你窒礙性靈的俗累，增加你精神快活的情調；彷彿湊住你靈魂的耳畔私語你平日所冥想不得的仙界消息。我便此時迴想，還不禁內動感激的悲慨，幾於淋漓；她是去了，她的音聲笑貌也似蜃形似的一翳不再，我只能學 *Aft Vogler* 之自慰，虔信

Whose voice has gone forth, but each survives for the melodist when eternity affirms the conception of an hour

.....

Enough that he heard it once; We shall hear it by and by.

曼殊斐兒，我前面說過，是病肺癆的。我見她時，正雖她死不過半年，她那晚說話時聲音稍高，肺管

中便如吹荻管似的呼吸作響；她每句語尾收頓時，總有些氣促，顴頰間便也多添一層紅潤。我當時聽出了她肺弱的音息，便覺得切心的難過，而同時她天才的興奮偏是逼迫她音度提高，音愈高肺嘶亦更歷歷，胸間的起伏亦隱約可辨，可憐！我無奈何祇得將自己的聲音特別的放低，希冀她也跟着放低些，果然很靈效，她也放低了不少，但不久她又似內感思想的戟刺，重復節節的高引。最後我再也不忍因我而多耗她的珍貴的精力，并且也記得麥雷再三叮囑W，與S的話，就辭了出來。總計我自進房至出房——她站在門口送我——不過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與她所講的話，也很有意味，但大部分是她對於英國當時最風行的幾個小說家的批評——例如 Bibeca West, Romer Wilson, Hutchingson, Swinerton 等恐怕因為一般人不稔悉，那類簡約的批語不能引起相當的興味。麥雷自己，現在英國中年的評衡家最有學有識之一人——他去年在牛津大學講的“The Problem of Style”，有人譽為安諾德 (Mathew Arnold) 以後評衡界裏最重要的一部貢獻——而他總常常推尊曼殊斐兒，說她是評衡的天才，有言必中的本領。所以我此刻要把她簡評珠沫略過不講，很覺得有些可惜。她說她方從瑞士回來，在那邊和羅素夫婦的寓處相距頗近，常常談起東方的好處，所以她原來對於中國的景仰，更一進而為愛慕的熱忱。她說她

最愛讀 Arthur Waley 所譯的中國詩，她說那樣的詩藝在西方真是一個 Wonderful Revelation。她說新近 Amy Lowell 譯的很使他失望，她這裏又用她愛用的短句——“That's not the thing!”她問我譯過沒有，她再三勸我應得試試，她以為中國詩只有中國人能譯得好的。

她又問我是否也是寫小說的，她又殷勤問中國頂喜歡契高甫的那幾篇，譯得怎麼樣，此外誰最有影響。

她問我最喜讀那幾家小說，我說哈代，康拉德，她的眉梢聳了一聳笑道——

“Isn't it!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old masters for good literature—the real thing!”

她問我回中國去打算怎麼樣，她希望我不進政治，她憤憤的說現代政治的世界，不論那一國，只是一亂堆的殘暴和罪惡。

後來說起她自己的著作，我說她的太是純粹的藝術，恐怕一班人反而不認識。她說

“That's just it then of course,

Popularity is never the thing for us.”

我說我以後也許翻譯她的小說，很願意先得作者本人的許可。她很高興的說她當然願意，就怕她的著作不值得翻譯的勞力。

她盼望我早日回歐洲，將來如到瑞士再去找她，她說怎樣的愛瑞士風景，琴妮湖怎樣的嫵媚，我那時就彷彿在湖心柔波間與她蕩舟玩景。

“Clear, placid leman!

……………Thy soft Murmuring

Sounds sweet as if a sister's voice reproved

That I with stern delights should ever have been so moved……………

Lord Byron

我當時就滿口的答應，說將來回歐，一定到瑞士去訪她。

末了我說恐怕她已經倦了，深恨與她相見之晚，但盼望將來還有再見的機會。她送我到房門口，與我很誠摯地握別。

將近一月前我得到消息說曼殊斐兒已經在法國的芳丹卜羅去世。這一篇文字，我早已想寫出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今夏再見於琴妮湖之邊；

琴妮湖 (Lake Geneva) 永抱着白朗磯 (Mount Blanc) 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驟感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同情是攢不破的純品，

愛是實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祕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飛騁，

感動你在天曼殊之靈？

我灑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戳破生死之門？

(註一) 芳丹卜羅 (Fontainebleau) 爲曼殊斐兒死處。

英詩人雪萊 (Shelley) 與開次 (Keats) 皆客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022B

~~F15600~~

新學制高中教科用

# 古白話文選

第二冊 一元二角

吳迺生鄭次川編

本書選集古白話文兩百餘篇，都是一個時代的精華，分爲書信、語錄、詩歌、詞曲、小說六類，前三類以宋人作品爲主，曲類以元明作品爲主，詩歌采自詩經、文選，以迄六朝唐宋的作品，小說一類，取明人作品，大都從章回小說節出，別成若干短篇。全書選擇精當，極合高中課讀及自習之用。

---

商務印書館



E15600